

勳闖小説

六之十終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68
冊數	2 (2)
函號	附 3 4



新編勦闖通俗小說

西葫懶道人口授

第六回

吳總鎮舉義勾東虜

李逆闖大敗走關西

燕臺一去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平西伯吳三桂方擬滅賊。又聞

先帝逆變痛恨入髓。乃點閱兵馬。激勵將士。傳檄文于各鎮。令衆通知其文曰。

欽差鎮守遼東等處地方團練總兵官平西伯吳三桂爲興兵剿賊克復

神京奠安宗社事。闖賊李自成以么魔小醜。糾喝草寇長

驪犯

闖蕩穢

天行我

帝后禁我

太子刑我縉紳。淫我子女。掠我財物。戮我士民。豺狼突于

宗社。犬豕踞于朝廷。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妖氛吐燿。日

月無光。

成祖列宗之陰恨。天壽淒風。元勳懿戚之盡鋤。鬼門泣日。

齒之不早病。已成于養癰。局尚可爲涉。必窮于滅頂。悲

夫悲夫。虜塵未殄。寇焰旋騰。血濺

天潢傳

陵寢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九晉有霸音無復追其三駕
乃者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以殿廷南北之耗莫
通河山之險盡失

天賦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嘗豈得謝太傅
但憑歌嘯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
無分宦游無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若金張或
子虛之以貴起或輓輅之以談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

文學亦往往各班國士。彙為里雒合無各施壯謀各團
義旅仗不需于武庫。糗無壅于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
決。但郡策直承黃鉞。豈賊運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黜。
此則萬代之所瞻仰。雖

九廟為之鑒臨者也。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以縉紳並
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卽楊翟之雄。豈得居
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
稱多算之有餘。總賴

聖恩之無外始賊之巧于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之
既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
珠戶綺窓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
拷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與老弱之受工者酷肖夫連
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
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半酒不之雖八公之
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冤哉欲箇穩着須
問前車誠清夜而念

上恩雖何曾之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衍
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卽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桂等智不足以効謀憤何辭以卽
死實切執爨之願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
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雖陽之援竟停則霹雲抽誓
言之矢荆州之粟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旗嗚呼自有
乾坤鮮茲禍亂之慘凡爲臣子誰無忠義之心漢德可
思周命未改忠誠所感順能克逆義旗所向一以當千

請觀今日之域中。仍是朱家之天下。

各鎮官民見吳將軍孤忠獨奮。無不感泣。登萊士民見此檄文。皆勸巡撫曾公舉兵勤王。曾公曰。登萊要害之地。本院嚴兵鎮守。尤恐不支。勤王之師。何可輕議也。遂不聽。是遠近軍民見吳將軍倡義復仇。皆鼓舞相助。頭戴尺練。貧者裹以綿紙為

先帝披孝磨拳擦掌。若必欲滅賊而後朝食者。桂恐眾寡不敵。不足以滅賊。遂往虜地。謁虜主求借番漢人十萬以

圖恢復。為朝廷雪恥。虜主不允。三桂力懇。虜主曰。明朝文臣素無信義。元帥欲建蓋世之功。俺國何難舉眾相助。但恐功成之後。不知元帥安身何地耳。三桂勃然曰。是何言也。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賊兵弑逆。士民切齒入神共憤。天地不容。吾聞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君后俱催逆變。桂食君之祿。烏有坐視之理。如君之所言。必計及成敗。而後行。是有覬覦于衷也。桂今誓死報國。雖肝腦墮地。亦用不辭。安問其他。虜主辭以來日

再議。桂出恐遲。則有他變。乃自披其髮衣孝服。復謁虜主。哀懇痛哭不已。虜主見其忠義凜凜。為之感動。乃點集番將。發虜兵十萬起身。先是我甘肅總督洪公承疇。與甘肅巡撫白公俱有勦虜奇勳。

上以二公威望素著。最得將士心。各加陞蔭。尋調洪公督師薊遼。昔年因虜衆大入。邊帥敗績。祖總兵降虜。洪公遂陷于虜地。仗節不屈。虜衆皆敬之。至是虜衆同三桂擁洪公領兵入關。來報大仇。賊以四千人守山海關。被吳兵殺

盡。止剩二三十人。迺回吳將軍同虜衆遂斬關而入。城外又遍張告示。係平西伯吳三桂頒示。義兵不日入城。戴白的便不殺。凡我士民各穿孝服。齊心復仇。所過地方俱要應接糧草。不許亂穿箭衣快鞋。為賊驅役。云云。牛丞相遣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原吏部員外鎮守三邊。至晚召劉李兩將商議東征。互相推諉。躊躇不決。李賊即決計親征。于一鼓後傳令箭齊集兵馬。脩車數百輛。裝載大內輜重。夜半從西直門運出。十二日賊聞吳將軍大兵入關。見有台星可

汗等告示甚多衆賊首皆相顧失色。至晚將所繫大臣陳寅魏藻德丘瑜及諸勳戚皆殺之。凡六十餘人。閣臣獨方岳貢以清名得免。十三日闖賊領兵從齊化門出。闖賊銀頂驢。賊帽青箭衣。太子二王皆玄色布衣。各令一賊挾之。行其馬前擁之東去。百姓見之皆飲泣。各門賊兵分隊而出。賊衆不願去者皆哭殺之。不能止。城中留守老弱之兵尚有萬餘。晝夜淫掠。民不堪命。人人苦賊。日日望恢復之師。隨賊諸臣始有脫歸者。自賊入城。九門嚴閉。止許賣

人備車夫出入。凡假欲充者。必指擊而返。甚則戮辱者比比。至是禁稍弛。諸官多爲乞丐。僧道以出。及至前途。遇土寇竊發。多被刦掠。殺死于道。張若麒加兵。政府尚書隨駕到劉李諸賊宅中。敦請六政府各衙門等官于門外叩送。賊拔營前去。所存在城者。步卒殘兵數千而已。牛丞相留守京師。百官日月候閣。十四日城內張惶尤盛。其傳吳三桂大兵將到京師。必遭屠戮。士民微服窺探。作計避命者無算。城外亂兵乘機搶掠。十五日城中遍貼榜文。首

書大定義興元年。詔大兵即日齊集擒賊扶幼主即位。以佐中興百官無不錯愕。是日選外任者皆出城。也有以僞命差出假稱逃歸。十九日賊至永平。與三桂虜兵遇。大殺一陣。賊大敗。殺死賊兵數萬。奪其輜重無數。三桂引虜兵追至城下。賊仍扎十三寨于城外。二十日桂同虜兵連破其八寨。斬其首級萬餘。賊大驚駭。傳令諸將上城巡守。隨命城中拆屋達者凌遲處死。頃刻間彭義門內民房盡皆拆毀。二十一日賊命我叛將唐通領本部兵迎敵。被虜兵

殺盡。參將馮有威手刺唐通于馬下。有詩嘆曰。慘極妻孥冤鬼憤。屍盈城外楚天昏。可憐世祿熊羆將。枉作迎降姦佞臣。

賊聞之膽落。二十三日城中聞闖賊敗陷。賊諸臣謀爲內應。傳言于衆曰。長官主書見先帝言賊數將盡。中興佐命有人。宜及今恢復以報大仇。先是城破之日。長公主被刀傷頸斷手。復甦歸外家嘉定伯府。夢

先帝仗劍逐賊。百姓欲勵人心。故相為傳說此語。次日三桂督兵攻城。闖賊招諭三桂曰。汝父現在城內。何不早早歸降。共保富貴。三桂曰。我非不欲歸汝。但見汝前後示諭所作所為。皆假仁假義。不足取信。今

先帝雖崩。汝不合害我。皇太子今是以不共戴天耳。賊曰。太子諸王俱深居宮禁。曷嘗害之。三桂曰。若果在。必與我一見。我即散兵。賊約以來日。兩邊不許帶人馬。止用百人護衛。出太子相見。三桂令我軍製賊兵旗幟。以二千人扮

作賊兵。每人另造一五寸小旗為暗號。命守備張成指揮范玉統領。潛往東西兩路。傍賊營埋伏。俟太子相見時。混入賊營。待兩下將別時。舉信砲為號。伏兵從賊營內殺出。再令都司耿士良同韃將領把都五千伺候接應。奪太子回陣。眾將領命。次日賊果中三桂之計。殺傷賊兵數千。得其器械財物無數。但奪回者不似太子。不似二王。眾皆未識其面。遂以為皇子擁之而回。然闖賊自此情急勢衰。賊兵皆負重貲。思歸鄉里。無戰鬪心。賊是以不敢正視三桂。

矣。賊不得已。挾三桂之父于城上。招三桂降。以二人掖之。被我兵射殺。其左右二人。賊大憤。遂殺三桂之父。三桂舉家聞變。收殮其屍。一門俱死。賊懸三桂父首級于城頭。三桂大慟。滾地淚盡。血流。諸將俱來勸免。三軍皆揮淚切齒。誓竭力効命。以報此仇。二十五日。魏學濂見闖賊屢敗。太子無音。進退兩難。遂作絕命詞三首。自統于邸中。其絕命詞傳來不的。未復錄入。桂督三軍與虜兵盡力攻城。二十六日。賊兵敗回者甚多。闖賊盡收宮中金銀寶具重器。將

城外房屋拆毀。運木入宮。各門聚硝磺等物。與木料齊集。見者無不寒心。知不久有大火。將作。皆暗相愁苦。不敢明言。二十七日。李賊入城。對牛金星曰。韃子勢頭來得惡。城中人心未定。我等入馬。不可在此屯扎。就是十個北京也。不如一個陝西。隨即收拾金銀美女上車。聲言吳三桂決要屠城。分付百姓出城逃命。自是城門大開。逃出者紛紛。不絕。二十九日。闖賊平明登極。令百官行禮。是夜傳令。隨征將士。各各准備行裝。聽令至五鼓。百官入朝。牛金星顧

君恩輦燭韓霖宋企郊等行朝賀禮闖賊卽指揮行李發兵起身百官惟山陝河南北直人併前選用之官俱令從行其餘官員見賊勢已衰逃歸者甚衆賊兵押楊觀光西行觀光不從被賊亂刀支解于順城門外宮中舉火火不起但燃五鳳樓及民房官舍數處命毅將軍祖光先都尉谷大成領兵斷後闖賊自領大隊人馬出齊化門而去三十日在京賊兵馬騎尚有萬餘漸次出城又從宮中縱火順東九門火光燭天號啼之聲聞數十里賊復大肆擄掠

殺人無算婦女投井死者積屍如山四城徹夜燭發如同白晝百姓同官員人等各門亂竄京城內外蹂躪不堪二十九日三桂見城中火起料賊必走戒諸將勿進城救火分路追趕賊兵違令者斬當日趕上三十里又遇賊兵大殺一陣奪回金銀美女無數賊兵十去其五大敗而走三桂率虜兵追殺賊之騾馬皆負金銀財寶日行不上數十里恐桂兵追及俱將輜重棄于道路自蘆溝橋至固安一百餘里皆賊棄下盔甲衣物無數五月初二日追至定州

清水河下岍遙望賊兵不遠賊將谷都尉見後面塵頭高起知我兵追近恐有蹙失遂勒轉馬頭令賊兵排成陣勢以待我兵我兵追及交鋒未及三合賊兵連日飢餒歸心如箭不願對敵陣後脚步大亂谷見之大怒連斬賊兵數人賊兵終是站立不定三桂驅兵大進儘力混殺一陣斬其賊將谷大成賊兵見主將被殺皆自相蹂躪我兵乘勢掩擊無不以一當百又生擒其偽守禦等三百歸陣斬之殺其賊兵一萬三千餘人奪下擄去婦女二千餘人獲其

金銀磚七百二十塊器械騾馬不計其數殺將軍祖光先被我兵砍倒其馬光先跌折一足賊兵換馬承光先上馬光先足痛不能騎衆賊兵遂扛之而去其殘敗賊衆俱往西北而逃虜將又率把都追殺十四五里然後收兵回寨但見

盡是良民骨

日暮沙場化作灰

三桂大令子姪進京城報捷護視乃父靈柩自扎營定州仍俟征遼定偽州牧董一陽奉賊政追糧太酷百

姓不堪。遂縛殺州牧。竈食壺漿。以迎我師。三桂以所斬首級。遙祭其父。將所獲之物。盡散將士。三軍感悅。遣人四路報捷。招回逃散人馬。三日之內。四路勤王兵來歸附者。萬餘。先是賊兵攻城時。闖賊誘其用命。許城破後。每人賞二百金。至是毫無所與。賊兵皆互相埋怨。又見連敗數次。遂四散逃去。數日間。營伍漸空。偽將軍李巖與偽丞相牛金星。議論不合。彼此猜疑。巖居闖賊之下。亦嘗怏怏不樂。闖賊見吳將軍與虜兵連勝數陣。又折了幾員大將。金銀婦

女失去一半。又見衆心離散。漸漸逃去。憤恨不已。連日催趲人馬往山西取路進發。吳將軍又從後追去。這且按下不題。

偽軍師宋矮子嘗私語衆曰。我主公是馬上天子。尚有三。年富貴。惜其殺戮過多。不知造禍耳。且今未生公子。恐予之術數亦未必驗也。城破時。宋且驚且喜曰。北京怎麼就破。這也是天意了。

江南汪蔡二客前在京時。偶見一賊卒。手中持一金扇。汪

取觀之見是文震孟字。汪曰：此扇詩字兼精，可惜扇壞。其
 卒曰：咱不識字，總好亦無用。二人覺其異于嘗，卒因問何
 處人，賊嘆息良久，答曰：大同府汪遂邀之飲酒，問其脩細。
 其卒曰：我命來此，原不曉做甚。皇帝不過志在美女金寶，
 觀看動靜行事耳。不料許大京師三日突入，見了錦片富
 貴，心滿意足，怎肯不恣意行樂。總因城中將相不能冲敵，
 尚有一隊擁來，我輩盡散而去矣。卽不然，再守十來日，我
 們糧完也便去了。汪乘其酒醉，又問曰：聞各官連日勸爺

登極，公等必有陞賞，想后駐此地，永享富貴，不回故鄉矣。
 卒曰：焉有如此舉動，能為開國之君者。歷觀古來堯舜禹
 湯，周秦漢晉，以至唐宋，有如此行徑而得天下者乎。汪大
 驚曰：公適言不識字，何以歷數古來帝王興廢了了如指
 掌也。其卒不覺潛然下淚，曰：我實非行伍中人，乃大同廩
 膳生負也。因賊攻城破，母妻皆自盡，老父六十歲，携二子
 避難，不知下落。今無家可歸，是以暫充行伍，隨行出征。實
 欲訪老父幼子之信耳。蒙二公志誠相待，不敢不以實告。

汪蔡二人以是得知賊情消息。

次日汪蔡二客又見一賊卒善撮戲法。最喜飲燒酒。若人以燒酒與之飲。卽吞力剝臂影身入室。飛身上屋。無所不爲。又能飛劍百步外。砍取樹木。人皆畏之。汪遂盛筵邀飲。叩問其術。賊卒曰。本營馬將軍所傳之術也。我輩習此術者共四十八人。主將亦無他能。惟恃此術得寵于李爺耳。汪又曰。汝主有此奇術。攻城對壘。必建大功。何以品職居將之下也。賊曰。不敢欺瞞二位。此術只好驚人耳目。飲

酒取樂。則可。若用于戰陣之時。恐有識者破之。反誤大事。汪蔡知是邪術。遂不究其詳。

閩中吳鴻盤有號天泣血書言。闖賊不過一鹵莽流寇耳。觸犯天京。闖奸天位。鴻臚唱進行五拜三叩頭禮。僞丞相牛金星。僞都督劉宗敏。罵云。與我同夥兄弟。有何本事。耽耽不肯。只拜二拜。旣而爭立三寇。並峙空中。一聲霹靂。震斃昏迷。顛跌幾不可救。觀此。益見天命有真。彼無忌憚之。小人諒亦不能成甚事業也。

頌平西伯吳三桂

號念之

奏捷新封薊國公

開府旌旗十萬師。擁麾南入志難移。循墻舊憤恢三戶。築
 觀新聲震九陲。迴掃妖氛凌白日。還歸故國拜彤墀。朝家
 文武三千士。唯有君恩一个知。

萬丈紅光拱太微。將星初擁帝星暉。旌旄一出狐妖伏。劍
 戟千行虎旅歸。恢復燕京能雪恥。掃除鬼窟見神機。當年
 報國應無似。凜凜孤忠過岳飛。

代凱歌贊吳平西調水調歌頭

腥鬼嘯燕北。玉帳夜分弓。令公鵠起幕府。竭力矢孤忠。千
 里風行雷厲。四校星流電掃。劍氣吐長虹。談笑摧驕虜。智
 畧冠羣雄。排雲陣。飛鏃雨。水艦挾芙蓉。民安耒耜。啓聖
 不邀功。間道。璽書頻下。看踏沙堤歸路。帷幄且從容。中
 興建神武。一舉朔庭空。

畧。京。華。第。一。將。雲。朝。派。越。雨。水。幽。林。共。夢。引。安。未。時。碧。聖。
里。風。竹。雷。飄。四。外。星。雲。雷。鼓。滄。海。劫。身。地。結。突。對。觀。遠。望。
對。景。微。燕。非。王。劉。文。公。只。今。公。謝。味。暮。秋。風。天。雁。出。千。

宮娥出禁詞

女貞不字婦調無更。一旦承彼新恩。十年捐爾舊節。追
思。逢。昔。能。不。興。悲。爲。念。漢。成。棄。國。猶。顧。女。史。以。問。詩。因。
嗟。趙。女。離。庭。遂。援。胡。琴。而。變。調。况。是。五。陵。豪。族。克。選。掖。
庭。咸。望。四。姓。良。家。馳。名。永。巷。隨。王。母。于。漢。宮。並。董。雙。成。
而。彈。璫。奏。曲。侍。玉。皇。之。秘。館。與。魏。玄。華。而。侍。寢。更。衣。效。
西。子。撫。心。嘗。妬。吳。王。憐。小。玉。學。太。真。捧。硯。曾。吟。李。白。倚。
闌。干。今。乃。指。逝。波。于。舊。寵。竟。爾。竊。浮。榮。于。新。歡。出。桂。苑。

而重画遠山去栢梁而別隨蕩子傅粉新痕不下長門
之淚結眉表色惟思出塞之歌笑迴文之好錦空織愁
心登望鄉之高臺應為廢目豈願聽使令于執轡媿彼
青衣正當與出入于燒香追隨丹輦感飛燕之進始期
寵貫平椒風悵昭君之行終必魂遊于青塚爰收諸什
休誇黃絹之詞復集唐音用作金閨之鑑
華清春注賜袍新浴罷温泉豔太真甘媚胡兒歡羯鼓竟
一身是帝宮人

倚天承恩北翼憐春宮香冷洗兒錢只緣身是垂楊種浪
逐風塵委翠鈿
天邊北翼地連枝一旦恩情結所私曾記沉香亭北語至
今空說並肩時已上揚貴妃
滿殿如花甲盡犀隊分左右諳聞輦堪憐武子教成後偏
舍姑蘇入會稽
浣紗溪上半莓苔曾醉吳宮合盃杯今日扁舟五湖去此
身清濁訴憑誰

若○耶○歌○舞○說○西○施○風○月○吳○宮○盡○黍○離○釵○燕○不○教○啣○舊○寵○新○
妝○重○學○画○眉○兒已上西施

黛○螺○香○裏○笑○媽○含○隴○月○秦○花○酒○半○酣○楚○嬪○不○知○羞○影○在○涼○

州○蕭○鼓○話○江○南○

自○訴○嬌○嬈○非○昧○恩○娥○眷○不○掃○守○長○門○爭○如○落○葉○隨○流○水○得○

近○凡○夫○勝○至○尊○

新○樣○宮○花○巧○自○裁○嬌○嬈○名○字○莫○疑○猜○殿○前○供○奉○新○恩○重○羞○

認○溫○家○舊○鏡○臺已上董嬌嬈

玉○色○娥○眷○望○后○塵○錦○袍○新○占○六○宮○春○可○憐○別○殿○陳○歌○舞○猶○

是○長○生○月○下○人○

紫○苑○深○春○鎖○落○花○館○娃○宮○址○屬○誰○家○君○恩○輕○逐○東○流○逝○還○

說○當○年○未○破○瓜○

恩○私○深○淺○不○須○疑○別○有○相○知○心○自○安○悅○已○可○容○隨○遇○是○征○

袍○紅○葉○總○情○癡○

團○扇○行○吟○事○已○陳○長○門○不○復○賦○佳○人○舊○家○姊○妹○休○相○憶○珍○

重○恩○波○又○一○新○

憶○昔○靈○和○侍○玉○顏○傾○宮○誰○不○妬○恩○偏○無○端○捲○地○西○風○起○甘
掃○蛾○眉○戴○二○天○

莫○嘆○關○山○別○恨○多○離○宮○移○植○亦○恩○波○縱○然○乞○得○新○人○寵○不

似○平○臺○笑○語○和○

蛾○眉○一○夕○染○征○塵○慚○說○君○恩○別○處○新○馬○上○暗○將○殘○鏡○照○漂

流○羞○見○舊○宮○人○

稽○首○花○神○淚○兩○行○溪○紗○相○繫○定○何○方○從○茲○乞○得○分○形○照○應

是○胡○奴○勝○李○郎○

六○宮○寵○冠○亦○徒○然○君○自○看○花○花○自○妍○拜○別○昭○陽○理○鸞○鏡○恩

波○一○盼○一○回○鮮○

承○寵○還○分○臥○內○符○傷○人○爭○認○舊○羅○敷○兒○家○春○色○隨○時○變○未

許○尊○前○唱○鷓○鴒○

不○惜○黃○金○買○画○圖○得○陪○長○樂○未○云○孤○而○今○別○有○琵琶○調○還

憶○毛○延○壽○也○無○

前題 集唐

桃○花○馬○上○石○榴○裙○杜審言鷓○翅○低○從○兩○鬢○分○羅○虬○誰○愛○風○流○

高格調秦韜入胡應不數昭君羅虬

雲間翡翠一雙飛羅虬水剪雙眸霧剪衣崔仲一笑陽城

人便惑羅虬不須重唱舊宮詞前人

七夕瓊筵往事陳羅虬競傳河鼓謝星津前人年年媚景

歸何處前人要解連環別與人前人

明媚何曾讓玉環羅虬側身西望出秦關李白天涯地角

愁多少關盼匝匝千山與萬山羅虬

笑倚東窓白玉牀李白驪宮重換舞衣裳周繇西施不及

燒殘熾戎昱猶為君王泣數行鄭史

自有閒花一向春臉檀香黛一時新股勤為報梁家婦休

把啼妝賺後人俱集羅虬此紅兒詩

倚檻繁花帶露開韓偓承恩先賜夜明苔羅虬含情一向

春風笑前人魏帝休誇薛夜來前人

成帝宮人淚滿懷商堯驚嗟猶夢合歡鞋王之鄉關何處

無繇見張仲玉瘦花啼萬事乖王之

漢國明妃去不還楊凌朝朝馬策與刀環柳談篋中雖有

菱花鏡

楊凌

羞對單于炤舊顏

前人

嗚咽離聲管吹秋

王之

低眉深念嫁牽牛

羅虬

不如胡婦

知時節

白居易

爭作夫妻得到頭

前人

美女嘆二首

數年以來朱門嬌媛窮巷幽姿盡于虜寇者多矣玉碎

香消花殘月缺匪止辱以當贖抑且供其換馬去則弱

絮風中住則蘭霜裏紫玉成烟白花飛蝶時惟靜夜

聽遠笛以哀秋獨坐清宵對孤燈而泣雨為惜冷翠之

摧殘牽情異域更恨怨紅之零落墮節終天聊興嗟于

翰墨遂致嘆于咏歌

畫欄荳蔻紅珠掌深閨蕙質藏銀幌煮麝煎膏盡日間等

閒不受春光攘阿母工夫事事空兒家門戶軟簾垂玉鏡

時開雲母鎖雕籠戲畫雪兒眉長廊跳脫看年命沉香供

奉花情性鸞帶原隨碧玉簫縑絲譜出嬌羞政一自梳妝

青漆樓深深似海不知愁蛤帳更闌銀箭咽菱囊星曉篆

烟浮了鬟偷唱鶯聲底欲透春情惜羅綺明月千金一寸

心繡牀顛倒無心理。誰知搗鼓起風塵。燕子花旣泣鬼神。
赤○着○定○奪○蛾○眉○案○驚○破○誰○家○蝶○夢○人○蕭○娘○齊○去○淚○如○雨○可
憐○吒○利○誰○相○語○顏○色○從○來○悞○妾○身○舊○時○甲○第○蒼○涼○處○半○疑
半○訝○繫○雕○鞍○玉○肢○野○外○不○勝○寒○關○山○潦○倒○蟬○鬢○亂○半○夜○絲
它○趁○所○歡○此○生○薄○命○長○已○矣○往○事○依○稀○恨○如○此○笳○度○清○宵
淚○暗○流○淚○流○盡○是○良○家○子○猶○記○當○時○養○鳳○凰○須○臾○結○髮○從
犬○牟○侍○兒○後○騎○離○前○騎○姊○妹○他○鄉○念○故○鄉○斜○插○小○靴○鬆○黑
鬢○玉○手○纖○纖○執○雕○勒○含○羞○蓄○憤○被○風○霜○馬○上○回○身○時○欲○墮

管日豪華稱莫當。胡羶百萬斷人腸。縱然速作荒磷鬼。猶
帶餘腥向北邙。一朝紅粉同時盡。秦楚燕齊香玉殞。豈無
阿閣理青塵。亦有臥房同幻蜃。落魄佳人復奈何。我聞此
事動悲歌。江南兒女多情思。笑傍王孫拭翠蛾。
富貴

其二

幽巷年年惜顏色。枳花竹葉長相憶。遠山澹掃空。不空。夜
夜荆釵愁歎息。可憐十五未嫁人。玉顏寂寂低歛顰。春樹
採桑溪水曲。宵燈織素繫東隣。蕩子結婚重名姓。豪家幾

通○明○珠○聘○但○見○西○施○住○若○耶○豈○有○郎○君○輕○玉○鏡○蹉○跎○愛○惜○
度○年○光○看○黛○何○如○怨○恨○長○蝴○蝶○飛○來○嬌○不○語○鴛○鴦○獨○宿○夜○
偏○涼○裁○紈○貼○勝○心○情○倦○荆○榛○門○戶○羞○歌○扇○家○對○寒○塘○裊○碧○
絲○愛○遊○僻○徑○看○花○面○何○處○鳴○金○動○地○來○一○齊○驅○向○馬○虺○禮○
錦○營○賊○帥○相○思○夢○扇○帳○賢○王○合○卺○杯○蔡○琰○聲○聲○十○八○曲○家○
少○黃○金○誰○見○贖○丁○香○枝○上○不○禁○春○血○淚○明○眸○空○斷○續○迴○思○
往○事○更○傷○心○欲○覓○征○鴻○寄○信○音○妾○身○不○望○生○還○好○傳○語○家○
中○漫○擣○砧○晨○聞○異○樂○心○長○斷○當○風○塞○上○瞻○星○漢○數○盡○江○邊○

春○燕○歸○又○看○絕○域○秋○鴻○亂○故○鄉○人○遇○意○慙○慙○爲○說○家○園○兩○
地○分○父○母○荒○郊○何○處○別○長○兄○聞○道○又○從○軍○生○嗟○薄○命○隨○流○
水○玉○門○關○外○何○時○死○新○妝○莫○保○遭○亂○離○夢○魂○驚○顛○胡○如○此○
爲○惜○名○香○爲○惜○花○鸞○書○鼠○筆○淚○交○加○佳○人○莫○怨○無○情○種○且○
抱○琵琶○管○裡○搗○鐵○菱○鹿○角○香○魂○墜○陰○山○借○作○定○婚○店○落○葉○
浮○萍○去○不○回○雕○鞍○生○把○紅○兒○歿○惆○悵○曾○無○古○押○衙○劫○取○園○
陵○小○內○家○止○餘○睇○老○含○糊○眼○哭○遍○胡○城○百○萬○花○

支解于市。有一父老。擒一紅砲賊將。寸寸磔之。剖其心以祭。先帝祭畢。生啖之。初二日。虜騎數萬入都門。城中百姓俱不知。訛傳吳將軍大勝賊兵。奪回太子。護送還宮。滿城官民喜出過望。相率百姓。脩法駕出城郊迎。及至。則禿髮長髯。語音不同。官民皆相顧失色。知是虜眾入城矣。大金吾將軍駱養性。倍極諂事。曲盡醜態。初三日。虜僭國號大清。改元順治元年。下禪髮諭。髡首之。今日俺國屢次遣通使。

來說不過欲兩家修好之意。奈爾國不悟。是以屢次入邊。爾主不知用人。反為姦臣所誤。以致國破城降。一旦死于闖賊之手。今俺國將相俱統大兵來此。特為爾國報君父之仇。一賊不滅。言不返轅。凡爾官員軍民人等。俱要剃髮歸順。才能有志之士。正建功立業之時。本朝自然破格擢用。世受富貴。如抗違不從。大兵到日。玉石不分。云。城中士民見示。皆惶惧無措。都中陷虜。聚紳恐致他變。乃同上疏。救止虜命。考元朝初入中國舊制。凡中朝士民初降。俱

削髮一載。于是令從元制。初四日虜名董承獻即心父子入見。遍城尋覓。不知下落。居民云。旬日前舉家避兵。不知去向。又云。死于亂兵。是日盡遣其兵騎出屯城外。下令禁擄掠。凡迎降闖賊諸官。令具實奏聞。留數千騎在內居殿門內者。行卧不離禁城。近宮東西二三里。盡令百姓遷移。空其居。以屯虜兵。虜令威嚴。部下俱不敢擄掠淫殺。是日報吳將軍殺賊大勝。城中士民皆喜。初五日。凡文武官員進見者。虜皆授以官職。我薊遼舊總督洪公承疇入京。哭

謁

先帝靈前。衆皆泣下。虜中有萬內閣者。最用事。方入京。問歷朝實錄。召詞臣入見。語氣欵和。繇是諸臣留京不歸者。皆加一級。自是受官投職各者。復紛紛絡繹而來。百姓始稍稍安業。初六日。為先帝發喪。改葬梓官。士民從者數千人。無不哀泣。哭臨三日。令諸臣會議。廟謚其時。吳將軍三桂同大隊人馬。尚西逐闖賊。未還。細訪太子及未定二王消息。皆不知。

其處自是百姓多從虜制削髮。城中皆辮髮髡首之氓矣。初十日亡虜諸官始訪問。國朝典籍已散失無存。盡考之詞臣知者亦少。時酋長未至。諸朝官與虜皆席地聚飲。以為宴樂。十二日報吳將軍大勝。賊兵遠遁。城中士民皆舉手加額曰。我輩雖遭塗炭。幸得先帝之仇已報。闖賊銳氣大挫于願足矣。其他何足惜哉。時吳將軍與諸將商議。令將官分遣精兵二萬從居庸關。抄入陝西直攻闖賊巢穴。將士領命去訖。忽營外獲一奸

細進來其人曰。小人實非姦細。弘文館周爺差來有書在此。將書呈上。桂啓書看畢對來人說。行營不便發書賞令箭一枝。自去回復主人。衆謀喻志奇問曰。周介生江南名士。今有書來必返邪。歸正有可觀之事業矣。桂曰。可笑這班人兩頭不肯放空。仕途勢利古今不免。但從賊與從黨不同。此何等事。安有或去或來之理。若輩大義不明。視朝廷為如戲具。見我大兵到此。又以書來給我托言護持。東官我豈信之。國家養士三百年。如介生少年享名三十年。

者從來罕有。今日纔登科甲。輒從叛逆。豈不可恥。志奇曰。朝廷以制科取士。全無實濟。邇來所中舉子。都是富翁公。子是以楚豫之地。奇才異能之士。久困孤寒。不能寸進。悉皆從賊。爲逆。此制科之負士子也。如介生輩。初受皇恩。遽叛君父。及戈相向。名節掃地。又制科之負朝廷矣。天下安得不亂。桂曰。公之所見。最明大抵。八股時文。是今日第一厭物。覽其詩文。盡是忠孝節義。及施之經濟。又盡是貪頑朋黨。無事之時。惟知爭立門戶。不知內憂外患有。

事之日。只圖僥倖。苟免。何曾愛國忠君。即使聖明在上。究竟亦無可奈何。志奇曰。今之從賊者。借口護持東宮。倖未從賊者。便自稱忠臣義士。從賊而苟免。逃脫者。猶云高蹈恬退。從賊而夾打至死者。亦曰罵賊死難。所立地步。着着皆高。殊爲可笑。桂曰。此輩今日。卽倖免無事。一旦立于聖朝。依舊以朋黨相爭而已。豈識天下之大利大害哉。志奇曰。昔靖難兵至金川門。失守。建文君削髮遁出。方黃諸公之死。烈烈轟轟。千秋不朽。更有河西傭補。

鍋匠之類尤見卓倫。凡此不可枚舉。此是

成祖家事公卿尚然守主辱臣死之義。今三月十九日之變。以臣弒君。又非靖難之比。何以死難。諸臣僅寥寥二十餘人。滿朝貴介皆稱臣勸進。其有明知大義無所逃者。又皆削髮披緇。寄跡空門。以避禍亂。此豈建文君之流風遺俗所化歟。桂曰。我朝養士非不厚。革除之際。忠臣義士一時之盛。足見我

太祖培育人才之恩德。然而彼時族滅誅戮者甚不少。妻女

玷辱于教坊。子弟奴隸于勳戚。雖為誅逆。鋤奸未免過戕元氣。是以後來臣子皆知保富貴而不知尚廉恥。所以古人有云。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可見死難一節。原非人臣之所得已也。大凡忠烈之臣。俱是性天稟來。一種剛毅不撓之氣。與尋常隨波逐流者。品格大相徑庭。死者自不屑生。生者斷不肯死。公奈何以一己之見。而概以繩天下之士哉。志奇以為然。二人正談論間。適接塘報。榆林總兵王定前為賊所敗。榆林被賊屠戮。定獨力不支。逃避于虜地。

至四月初旬。勾虜從甘肅入玉門關。侵復陝西各州縣。帥
衆搗賊巢穴。殺戮殆盡。又聞孫傳庭亦欲舉兵克復陝西。
以兵餉不足。駐師未進。時虜衆已入京城。闖賊屢敗西走。
僞弘文周鍾同衆至蘆溝橋。與陳名夏楊禪師等議曰。昨
聞太子有變。我等前計不成。隨賊奔走無益。不如急早回
南。再圖後舉。名夏曰。恐他人不諒我輩心迹。從旁現成說
話。以大義見責。則我輩冒不諱之名。而犯大典之實矣。鍾
曰。今之從賊西行者。何止數百人。若輩豈樂乎從賊而甘

蒙叛逆之名哉。奈賊巧于為餌。而我誤入其羅。卽方孝孺
麻衣涕泣。徒滅十族而已。何補于事。今之從旁。曉舌者。特
未身親其事耳。前聞李賊欲封太子。我輩是以忍辱屈膝。
思伸捲土重來之志。不意東宮消息杳無下落。誠所為圖
虎不成。更難開口向人道也。名夏曰。今燕京已為虜據。山
東官兵大亂。爾我皆白面書生。無兵無餉。濟得何事。不如
殺身成仁。庶免後人物議。鍾曰。我輩讀聖賢書。豈不知忠
孝大義。死節為高。偷生為恥哉。願以

先帝死社稷我輩前未能以身殉難而死後未能正笏擊賊而死既不死于國又不死于賊乃今徒死于道路上無益于宗社下無益于皇嗣即向來輔立東宮之意亦不能表白于當世是始以一誤而終于再誤也斷乎不可揚禪師曰周年兄高見極是既負濟世之才何乃守硜上之信而自委身于溝壑忍使

祖

宗之疆土漸失而士民之塗炭日增也若留此身以待大用則管夷吾之功業行將再見于江左不惟可以雪國家

之恥抑且可以建不世之功卽十七載在天之靈可慰億萬衆勤王之愾可暢也卽有芻蕘媚嫉之輩誰得搖唇鼓舌而議其後哉三人遂決意南歸是晚借宿于鄉村衆皆悶悶不樂忽聞歌聲漸近靜而聽之唱的是

何須慮不用焦人世上貧多榮貴少大丈夫當異國封侯肯殉着故君空老畢竟事舊事新一般道人生幾個忠和孝何必道親在江南身歸順朝

三人聽唱完俱暗暗自媿家人來告曰那唱曲的不知是

甚麼人把曲子改了字眼。却在此奚落我們。殊為可恨。周
 鍾只做不知。禪師曰。我們出外的人。到此地步。怎麼還與
 別人認真。他自唱曲。你管他閑事。做甚麼。家人快快而退。
 次日傳聞德州謝閣老。擒斬過往偽官。俱不敢從大路逕
 走。乃更敝衣。抄小路而行。至三丫路口。皆不識路徑。見一
 樵夫。手持匾担。腰插板斧。立于山脚下。家人向樵夫問路。
 樵夫曰。你們是何處人。那里來的。家人見是鄉愚。就扯架
 子。做聲勢。告曰。我們是金壇人。眾位老爺都是新翰林。從

京中下來的。樵夫聞言。點點頭。嘆了一口氣。回身就走。眾
 人上前問曰。借問那條路。是往山東去的。樵夫答曰。千錯
 萬錯。只為一錯。你們起先走的路徑。總是差得多了。如今
 又要歸到正經路上去。却也煩難。眾皆道。相怨悔。樵夫曰。
 當初主意既差。失足至此。怨悔也是無用。家人對眾曰。此
 人言語。蹊蹺。恐怕不是好人。樵夫曰。要我說好話。就奉承。
 幾句何難。但道傍言語。不足取信于人。亦不能保你們前
 程太平也。以手指曰。可從那條小路。轉過山後。就是了。眾

皆抬頭看路樵夫已冉冉入山去矣。名夏悞曰：此人非仙非俗，殆山野之隱君子，文人沮溺之流也。衆亦不勝嘆息。名夏遂別了衆人，趨程先歸。先是闖賊在京，選授偽官江南，傳說不一。有言項煜有門生黎志陞，為賊心腹將，大拜之。煜遂昌于衆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授寺丞，始沮喪逃歸。故蘇州府吳長二縣在籍鄉官，原任刑部右侍郎王心一等，四子餘位，刻有公揭。各府傳貼其家，燒搶無存。煜當闖賊方盛之時，在京

對宏興武進士許廷玉，涕泣思歸。廷玉先出，煜亦效廷玉，易乞丐衣，間關三千里，星夜逃回。較之後之，因賊勢已敗，進退維谷，而反衣錦榮歸者，又當別論。刻揭雖公，茲亦不錄。

國變錄載錢位坤求選時，牛賊不用其人，托周鍾、黃緣偽文選。顧君恩、楊枝起等方許授職。位坤赴部時，對人曰：我明日此時便非凡人了。京師相傳有不凡人號蘇州百，知其事齊至其家，毀辱不堪。

有言時敏赴選時。適吏政府門已閉。敏叩門大呼曰。我之科時敏也。僅選四川知縣。嘗熟士民。見泣鼎傳憤之。相取數百人。至其家打捨一空。

泣鼎傳載魏學濂。授戶政府司務。管草場。為賊驅役甚忙。又獻平浙策。彼處士民。逕毀其家。并拆其乃父牌坊。有討逆檄文。傳于各郡。四月廿五日。學濂縊死于京。故其檄文未錄。

無錫王孫蕙。授偽監運司。有勸進表一聯云。燕北既歸空。

拱山河而受錄。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故梁繁在籍。鄉官吏部文選司主事。李華允誠等共十九位。有公討降賊。揭帖刊刻大字。傳貼各郡。因傳錄未載其事故。不錄其揭。應天巡撫祁彪佳。擒捕亂民正法。且疏上聞。言江南亂民。借忠義為名。飛檄交騰。搶掠不止。已梟斬其三。杖斃其一。勦亂不如彌亂。今日從賊諸臣。若不早定逆案。恐草澤之寇。必有借此為口實。而相聚為亂者。乃台省既上糾劾之章。司寇必執。



祖

宗之法。逆臣強辨。意欲何為哉。伏乞勅諭法司。云云。

至于金壇周鍾。則傳說者。舉天下之惡。皆歸之。國變錄。泣鼎傳。俱明註其撰。勸進表。登極詔。并獻下江南策。逢人便說。牛老師。極為嘆賞。其表中對聯四句。童叟皆知。不煩再述。事或未必實錄。但鍾夙享才名。嘗以忠孝激發之氣。自任。故吳中子弟。初聞京師。隨意鍾必死于亂兵。預為忠臣傳。以嫉之。及見國變泣鼎諸書。悉載降賊諸臣實事。合學于裕。遂相與詬罵之。燬其忠臣傳。并誣作傳之人。至是。

大行皇帝哀詔至。從諸縉紳哭臨三日。乃相率詣學宮。毀周之祖父從祀神主。并吳履中乃父神主。亦撤去。復至周鍾呂兆龍家。碎其門榜。親友有居間調停者。諸生輒譁曰。是欲為闖賊餘地也。當先攻之。親友亦不敢言。次日周吳二家各具呈詞。訴于學師。學師召諸生諭曰。周吳二姓之事。朝廷自有國法。上臺自有明斷。不當辱及其祖父神主。應將兩家牌位。炤舊奉立。前事須靜聽處分可也。諸生曰。兩家祖父原無功德于世。教向之得以陪祀先聖先賢。

者。不。過。以。其。子。孫。貴。顯。循。例。而。進。耳。今。其。子。孫。既。從。賊。為。逆。則。撤。去。神。主。亦。至。公。至。當。之。舉。不。思。九。廟。何。在。

一。祖。列。宗。神。主。何。在。叛。臣。賊。子。尚。得。以。從。祀。為。言。乎。若。欲。兩。家。神。主。再。入。文。廟。乞。將。三。人。情。詞。本。末。前。後。臚。列。具。疏。上。聞。然。後。盡。黜。合。學。青。衿。以。聽。諸。惡。反。噬。諸。生。螻。臂。受。禍。自。不。足。惜。若。天。下。後。世。有。言。此。舉。為。過。分。者。生。等。且。甘。心。以。快。叛。逆。之。煽。矣。炒。鬧。數。日。縣。父。母。與。學。師。俱。不。能。禁。止。生。

員張燧等亦具數天共恨事呈于本縣又有檄文傳于各郡并呈詞俱附于後

其呈鄉官周維持周銓周鑣等呈為變法大變事今逢新主登極立見昇平鄉城士民舉首歡踴奈有等狂矜不守臥牌橫行罔忌父祖裕齋公先奉學院明文遵旨崇祀鄉賢本月廿一日在生胡廷鏡段潢等忽脅眾湧入文廟內將鄉賢神主毀碎沉汚事屬奇慘且朝政方新之日賞罰嚴明之時乃敢倡亂是何舉動伏乞師

臺嚴究申詳以杜亂蒙以正紀綱激切上呈

具呈吳廷璧吳瓚吳履謙等呈為倡亂無王滅 旨減

法事家司農吳履中居鄉孝友內外無間立 朝侃侃

介節自持直声雅著 啟廷文教更宣畿甸特簡司農

鞠躬盡瘁無何賊氛狂熾 神京失守驚聞 駕出百

計從君不意竟陷賊網三木相加非刑酷拷賊有訪單

註以清官第一欲留大用防守嚴密忠憤激烈求死未

能乘遼鎮發兵悉眾迎敵因而黃冠故鄉歸圖報雪負

痛匍匐輒息憊增百疴並發僵卧苦薪猶呼名子弟談

兵籌餉草疏請纓誓不與賊俱生百折不屈勁節昭然

禍遭狂衿改高明史承謨素行不軌嚇詐成風倡言焚

掠司農力持 王法正典聲言

新主御極褒誅但應奉旨狂悖杓鑿反戈相向張拳嘯呼

遂裂賢祠先人神主借倡義為壘斷視助餉為奇貨不

思血祀 明旨勅自

先帝先人碩德推絲輿論司農大節羣情允懷奚從虧辱

罹○茲○狂○毀○攘○臂○入○宮○墻○置○先○聖○于○何○地○裂○毗○逆○師○長○吏○
名○教○于○子○虛○長○此○僭○忒○之○風○盡○成○叛○逆○之○賊○懇○臺○申○究○
正○法○以○端○士○習○以○勵○志○節○通○族○上○呈○

具○呈○生○員○張○燧○等○呈○為○敷○天○共○憤○扶○義○以○清○祀○典○事○祀○
典○忠○孝○居○先○十○惡○叛○逆○為○大○不○幸○

先○帝○奇○慘○ 陵○廟○播○夷○幽○明○慟○號○神○人○哀○痛○乃○有○特○簡○戶○
部○侍○郎○兼○尚○書○事○見○難○逋○逃○如○吳○履○中○者○緋○衣○象○簡○誦○
事○賊○廷○如○周○鍾○者○鑽○刺○逆○寵○得○受○成○都○府○同○知○如○呂○兆○

龍○者○周○呂○二○監○蟻○戀○偽○官○履○中○大○臣○斷○欠○一○死○律○以○投○
竄○之○條○卽○今○逋○逆○子○孫○不○應○同○居○井○里○正○以○叛○逆○之○典○
未○有○姦○宄○祖○父○可○以○血○食○廟○廷○是○以○通○學○諸○生○于○哭○臨○
大○行○皇○帝○日○齊○集○鄉○祠○撤○去○履○中○之○父○應○鰲○周○鍾○之○祖○於○
德○祀○牌○此○亦○天○理○攸○定○輿○情○協○當○者○也○伏○念○王○導○能○滅○
親○乃○免○赤○族○之○誅○趙○盾○不○討○賊○斯○蒙○聖○君○之○惡○為○同○里○
者○祇○合○倡○義○剔○奸○肅○清○士○氣○不○則○分○門○畫○界○絕○瓜○李○之○
嫌○為○逆○賊○者○但○可○席○藁○待○罪○靜○聽○處○分○不○則○匿○影○披○緇○

偷狐鼠之命。顧乃鼻音雜沓。不恥鄉黨之有元慙。以至
信齒咆哮。反如顛大之思。狂噬豕皮蒙面。牛穢貫心。盍
思

九廟之主安在。

先帝之靈何歸。黜逆祀者。不但拔安石之邪肆。反噬者竟
伏殺陳東之案。通學諸生爲此具呈。叩懇祀牌。決不可
立。公論決不可撓。若必欲存牌。何逆乞將致毀情繇。據
實申詳。題奏彼既賣

二祖列宗之廟。此何愛逋囚逆賊之親。悞國朋姦。誓在不
共。惟將通學子。杵盡行放黜。然後惟逆所爲。不至賢姦
混濁。名教幸甚。諸生幸甚。激切上呈

- 張燧 史弘謨 段彥 史魯 于起
- 于鴈 符涪英 張願 劉蘇 馮蕃
- 高東生 諸葛璿

金壇合邑諸生公討降賊諸臣檄
義莫大于君臣。罪莫過于叛逆。

高皇驅虜。正中夏之衣冠。

先帝除闕鼓清流之簪紱。人心漸薄。天步多艱。奴橫而五
年之犂穴空。談冠躡而百雉之神京頓圯。在逆賊李自
成者。蠢茲亡命。過于黃巢張角之兇。恨爾王臣亦佐侯
景祿山之亂。梓宮在嶺。誰為義帝之喪。待漏爭趨。竟
受邦昌之命。豈曰丈夫未可徒死。不過好官自我為之。
賊入宮而莫收焉。用股肱臣賣主而乞降。成何名節。既
已攀龍髯而莫逮。即當奮螳臂以爭先。平時乏嫠婦之

憂天。百身莫贖。此際倘厲鬼以殺賊。九死如飴。不意偽
朝之勸進。奉表書臣世第之巍科。錦衣拜賊。且稱比堯
舜而多武功。並湯武而無慚德。既佐篡而罷

成祖再造之都。復導逆而覲

高皇初定之字。身登館選。豈不聞方學士麻衣上殿。位居
戶侍。豈不聞段司農正笏擊泚。倘云蔣沈之絕食。稱病
則龍髯既泣。無行在之可奔。若言樊系之忍恥。撰文則
獸息尚存。欠仰藥之一死。漢司隸依然仍舊。莽大夫何

東○美○新○不○歌○文○山○之○正○氣○君○子○固○所○含○羞○更○聞○危○素○之○
履○聲○賊○黨○亦○應○且○憎○中○興○今○幸○有○
帝○無○煩○抱○器○于○白○馬○西○離○恢○復○不○患○無○人○何○得○藉○口○于○黃○
冠○故○里○若○說○身○留○有○用○江○左○之○管○夷○吾○欲○存○正○恐○人○盡○
如○君○南○朝○之○李○待○郎○安○在○或○云○一○時○之○屈○以○待○後○日○之○
歸○究○其○初○也○恃○寇○日○猖○知○寇○不○知○君○故○忍○殺○君○而○臣○寇○
或○其○既○也○料○賊○天○亡○背○君○復○背○寇○何○難○無○賊○而○有○家○明○
明○魏○法○吏○爲○不○足○憚○任○彼○縱○橫○忽○忽○輕○

新主爲不足臣恣其誹謗凡諸穢狀罄竹難書寧使狐狸
升座弄山安忍梟獍公行現形白晝嗚呼秦檜金
還卒覆宋家之祚張均免死終訛唐法之疎昔玄宗兩
京之陷羯奴凝碧之遊此時天子猶生不過屬車暫避
引以主辱臣死之律故有特斬自盡之條今我
先皇死更苦于臺城五國之弱主豈我太子生更慘
蘆陵孺子之蒙塵
九廟全灰兩官自慘豈

天子已同罹骨肉之慘而賊臣尚居然宴樂之安雖
聖主中興網或解其一而

帝仇必報法難宥之三請行于新典卽以慰十七載在天
之靈快戮于同心卽以倡億萬眾勤王之氣諸生無建
言啓事之條合學有筆代口誅之案恨生同域誓不共
天存茲八議以俟斧鉞之威凡我同仇毋後鷹鷂之擊
伏乞當事達尊下採輿論之疾呼上請

天威之赫怒國刑無赦公憤先抒爲此具檄

終

第八回

肇中興南都正位

感時事草莽上書

開國元勳有世卿爲徵多難造中興協周再佐登庸
業復漢頻據勸進情藩衛自能修祖德旂嘗行見勤
君名佇看五曜連宵聚應運重暉共效靈

四月廿二日南都文武大臣始聞燕都實信魏國徐誠意
劉大司馬史鳳鎮總督馬率九卿科道眾官慟哭于
奉先殿告以

大行皇帝。非常大變。隨議立君。復仇之策。訪得

萬曆皇帝第三子福王。御諱常洵。嫡長子。御諱由菘。自福

邸避難。暫駐淮安。南都文武公卿及科道諸臣。咸謂國不

可一日無君。集議擁立之事。論以親以賢以序。即當推奉

為臣民主操。臣誠意伯劉孔昭。督臣馬士英。各傳諭所部

將士以代

中興之意。將士聞命感泣。亦願奉為六軍主。建義旗討賊

諸臣恭謁。陵廟慟哭。乃告推奉

監國之議。議協叅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至浦口。具啓

迎

駕于淮安。禮部司務官。齊南都百官公啓。迎

駕于儀真。渡江泊燕子磯。百官郊迎。命以王禮見。

監國素袍角帶。對百官慟哭。百官行禮。手掖之。尋賜茶。言

及宗社震驚。大行異變。復哭失聲。因流涕言。封疆大計。

惟仗諸先生主持。至迎立。決不敢當。蓋播遷以來。

國母尚無消息。故不携宮眷一人。始意欲擇浙東僻地。暫

居以便迎奉。今值國難至此。迎立之事。何忍言。睿音琅然。睿容具日月表。百官瞻覲。咸舉額謂。宗社之福。次日為五月朔。戊子。從水西門啓。駕繇城外至。孝陵。乘馬導引官。請從東門御路入。監國遜避。從西門至。饗設祭。告禮畢。即問懿文太子陵園。駐瞻良久。從朝陽門入。至東華門。步行過殿。陞行謁奉先殿。禮出西華門。暫以內守備府為行宮。百官進見。行四拜禮。傳

令旨。召諸臣入議事。兵部尚書史可法。魏國公徐弘基。靈璧侯湯國祚。各有奏國祚奏對。微激署禮部。兵部侍郎呂大器。以非對君體止之。京畿道御史邢彪。佳因奏綱紀法度為國之本。吏科李沾合諸科道。奏以朝班宜肅。蓋時舊京朝儀久廢也。彪。佳又奏早頒大號。敬天法祖諸事。

監國皆虛懷納之。朝畢。羣臣退。議登極監國次第。咸謂仰窺睿意。必欲發喪。誓師。曉然示天下以

討賊大義而後正位。宜先上。監國璽綬而後勸進。乃即
範金鑄。監國寶。以次日入朝。大臣仍面奏勸進。監國
復辭。諭諸臣謂人生忠孝為本。今大仇未報。孤不能事
君。

先王殉節。國母播越。孤不能事親。無遽登大寶之禮。聞
東宮與。未。定。二王尚在賊中。或可致之。又。桂。惠
瑞三王皆叔父行。惟諸先生擇賢迎主。言訖淚俱。大臣
及言官再奏。求允所請。

監國遜謝如前。署禮部臣大器率百官跪奏勸進第一箋。
傳。旨。暫領。監國百官退踰時。又進第二箋。命傳進手
書批答。仍允。監國餘所請不允。又次日傳百官止服青
錦繡朝拜。仍行王禮。不必穿帶朝服。百官以典禮重大。具
朝服入。監國親行告。
天禮。陞座。百官四拜。魏國公弘基率百官跪進。監國符
寶。受訖。再行四拜禮。乃退。諸臣。有言宜即登大位。以
鎮人心者。誠意孔昭。御史彪佳謂。令首先受。監國之

請其名極正賢德益彰。既可以示謙讓。海內聞之。皆知監國無因以得位之心。俟發喪擇吉。登大寶。布告天下。爲當禮。臣魏國皆然。其議議乃定。卽用右都御史張慎言爲吏部尚書。傳旨會推閣員。疏上。先用兵部尚書史可法。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如故。戶部尚書高弘圖。改禮部尚書。進東閣大學士。俱卽入閣辦事。召工部侍郎周堪。磨爲戶部尚書。鳳督馬士英。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鳳陽等處。如故。以前會推疏詞。

林。僅推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姜曰廣。一人傳。青吏部予察。

祖制。閣員俱用詞林。至

先帝間。用別衙門官。今正推如何。止列姜先生一人。似與祖制不符。着該部再行添推來看。吏部會九卿。再具疏。仍以曰廣居首。而推禮部尚書王鐸。禮部右侍郎陳子壯。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右春坊右庶子徐沂。令旨再點用首。次二員。俱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入閣辦事。諸臣以

次待用六卿九列既備。復催補科道各員。皆一時人望。尋特遣彪佳頒赦諭安撫江南。是舉也。羣臣當攀號憤變之後。天柱地維摧陷頽刻矣。值

真主續運日月重光。實惟

一祖列宗在天。式憑以有此海內。聞當陽在。即用人行政。動協人情。未有朝端已見清寧。而醜類不投首膏鉞者。刻日恢復。神京寸磔逆賊。雖在草莽。肯忍死拭目俟之。若者臣思

宗三百年德澤在人。大行十七載焦勞求治。洗滌肺腸

以事

新主掃除門戶。以修職業。何事不可辦。何罪不可罰。亦何功名不可就哉。聞法駕入都之日。都人聚觀。呼萬歲。見兩大星夾日而行。鍾山紫氣中。五色雲見。而先是龍江浮梗。楠巨木千章。若為鼎新大肉而出者。兩都並建。聿還舊觀。江北諸大師皆上表勸進。所傳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疾馳至山海。結虜入關。大殺賊十數萬。奪其輜重無算。邊

鎮諸宿將無不投袂奪劔以報國仇者

中興大業豈靈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是時衆大臣

連章勸進監國皆遜辭不允直至十五日辰時始即

皇帝位羣臣朝賀以明年正月年號弘光大赦天下

山東道御史陳良弼謹

題為揭大義以明臣節肅班聯以杜萌振事切炤

堯舜之君必賴臯夔之佐

君明臣良乃成至治

先帝英敏神武宵旰焦勞而弁遐之變千古異嘗總繇

大小臣工結黨納賄徇情面鬻官爵機械成風把持相

勝淆亂紀綱事極勢窮以致燕都盡為貪邪斷送臣于

朝班見詞臣項煜自北逃南逞身混進自謂工逃脫之

繇縉紳恥之士庶笑之即兒童走卒無不唾而罵之臣

見而異聞而駭不覺太息曰人臣之義

主辱臣死今

先帝何在煜逃生未已也忽然混入班次且彼履清華嘗

以文詞見稱。讀聖賢書。當知古人生死之義。進退之節。既不能與李邦華。范景文諸臣捐軀殉難。或者隱姓埋名。黃冠緇衣。任其所往。乃突如其來。俛首貪戀。意欲何為。不貽訛不識字之羞耶。

皇上以忠孝教天下。以廉恥勗臣工。詔旌盡節殉難文。武之臣。決不容不忠不孝無廉無恥之徒。僥倖開賞。緣之漸也。云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項煜着候察處。

直隸各學生員。臣盧涇材等謹

奏。為中興必資賢輔。樞臣身係安危。謹合疏懇留內佐。

以固朝廷根本。事竊惟撥亂反治。必天生

聖明之君。翊運扶艱。元帝賴忠良之佐。故漢光復起而司

徒功。冠于寇馮唐。肅再興而鄴侯勳先于李鄭。蓋以不

離帷幄。故掃除既藉。其權謀身在朝廷。卽政虐亦資

其彈壓。今者乾坤再造。日月重明。幸遇

皇帝陛下。河清應瑞。鳳舞興祥。卜鼎于

高皇創造之基承休于

列聖丕隆之後識天心之有自知人意之咸歸臣等竊意安

危之係在于立政之初聚散之形即此用人之始雖知

淮揚係南都門戶畢竟朝廷是天下根本若可法在

朝則出師節將真可取燕雲而復

帝都固本安民奚但保江淮而全半壁蓋以淮揚雖急宐

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中調度則兵餉有着着應手

之模萬一可法自行則雖身任督師而中樞已更成局

則戰守有事事紛更之漸雖後起必有善圖而前功不

無少變機會一失則局面盡移此江南士民所以奔走

號呼不能不向

聖明哀顧者也且近日民間傳言降賊逃官紛紛南至如

陳名夏項煜諸人既已受彼偽官覲頌事賊乃復出頭

露面儼然入朝甚有謂其陰受賊指願效姦細且并

謂可法一行仍營復職以誤國此雖小民無知之言

然當此風鶴未定之餘又有此鳥爵來奔之異忽爾重

樂府小詩
臣出外樞務變更其何能息此危疑之情也伏乞仍留
可法在朝佐理一如前旨別命才望重臣或現任
或起廢毅然肯行者前赴淮安以圖進勦仍將逃回諸
臣祭其曾受偽職者戮諸東市其未受偽職者投諸荒
裔蓋此番不死諸臣與唐天寶之事不同彼時天子自
去西川太子速與靈武臣下無必死之條君父有可寬
之例今

先帝賓天六官掃地此乾坤何等時也但聞主辱即當

臣死未聞主死尚可臣生此處亟正典刑毋滋淆惑以
救人心以扶正氣者也臣等曷勝激切屏營待命之
至謹同合屬在京士子數百餘人連名奏聞

時有林下士夫勤王兵四起有赤心報國而奮身不顧者
有沽名弔譽而自稱豪俠者有虛張聲勢以爲後日功名
之地者然皆兵不務精以衆相誇紀律無聞羈縻從事官
兵所至行屠殺釀大則激而爲叛小則流而爲捨江南各
郡每每如此民之畏兵甚于畏賊其時虞山錢牧齋定海

陳東明丹陽荆大澈等皆起義兵毘陵匡社友人龔姓諱
雲起字仲震日擊時事有感于衷乃上書錢牧齋其書曰
通家晚生龔雲起叩頭死罪上書

錢老先生侍郎閣下今天下事急矣

閣下以文章道德為天下盟主三四十一年而忽慷慨于
王導之所為戮力神州共獎王室甚厚甚厚天下有志
之士知必竭誠盡慮謂千年一邁而幸獻策書于高門
知閣下必不猶責寒溫之區區推事之勤勤而必異

一言之裨于閣下小生懷其所裨而竊幸也敢進之

乎小生與閣下無面然每見前人布衣遊長安丞相

府侍郎門時時奉書非有一日之識今閣下是文教

之宗小生有懷敢以不達但願閣下以不嘗嘗之心

憐其持意今日事痛哭不盡流涕不竭家貧南山之竹

頗少豈能及一二但就時而論則天下無一事可比于

古古人年年用兵每有日兵力竭矣今日之兵豈曾見

其力哉或者逃竄四散之走為疲耳三秦八晉盡是土

死○皆○繇○無○兵○乃○瀾○天○且○地○竭○府○空○藏○者○皆○兵○而○謂○之○無
兵○然○戴○金○衣○虎○統○戎○攝○師○者○皆○將○而○謂○之○有○將○可○乎○鮮
旂○耀○幟○赫○然○軍○門○者○皆○鎮○撫○而○謂○之○有○鎮○撫○可○乎○今○日
且○不○論○乏○人○卽○時○或○一○人○略○有○權○計○勇○敢○其○心○意○已○先
端○注○于○賊○何○者○在○我○則○苛○求○其○權○計○勇○敢○在○賊○則○直○信
其○權○計○勇○敢○也○且○在○我○則○有○賊○故○擔○受○驚○怕○時○時○碎○心
在○賊○則○無○我○故○縱○橫○帖○坦○處○處○樂○國○也○故○愚○以○為○今○之
百○姓○男○女○皆○如○處○糟○丘○酒○池○大○醉○酣○寤○與○之○言○殺○賊○勦

寇○直○茫○然○嚙○上○而○睡○不○知○我○所○說○何○語○至○于○官○長○鎮○督
彼○亦○不○自○知○其○頭○有○進○賢○身○有○朱○紫○所○勅○所○職○身○外○之
物○益○不○復○記○憶○亦○嚙○上○然○與○之○言○殺○賊○勦○寇○有○呆○張○其
目○尚○不○能○如○啞○夫○欲○與○人○言○雖○無○聲○而○以○口○合○口○暗○暗
不○發○也○今○閣○下○欲○于○醉○蘄○夢○埽○之○中○作○一○東○呼○西○呼
之○計○難○乎○不○難○乎○劉○軻○言○兵○則○云○連○頭○應○名○杜○牧○則○云
以○首○爭○首○大○無○故○而○欲○以○頭○首○為○人○用○此○豈○漫○事○前○小
生○在○窮○巷○聞○閣○下○起○義○便○此○中○旋○轉○計○此○舉○必○如○何

萬全萬當及聞閣下已馳稟各州郡勸諭協力小生
思聲援固不可不廣然小生管見文有區區叩頭死罪
竊以當今大槩不以其位不以其望不以其勢宰相極
位也出則懸梁大司馬史公重望也動多掣肘淮撫上
流雄也帶甲百萬束手如行尸走肉非不得人即得
人而將悚惧惶恐矣兵齒闔手顛矣糧篋瓢懸磬矣彼
固皆夢也奈何知宰相司馬重整聲勢故吳仲武曰兵
不激三萬無益每讀前史歷觀十六七代來興亡成敗

事惟有溫大真尋陽之敗蘇峻略可今法當庾亮逃亡
八州鼎沸嶠旁無良將食盡兵疲陶士衡台司大臣竟
有異志計無可越惟有血誠一則陳峻罪狀洒泣登舟
二則告皇天后土親讀祝文流涕覆面再則立行臺布
告天下人心頓奮一朝天子來船賊無遺子小生嘗讀
此謂大真一身不但安莫晉室得以有五朝相繼未必
不是此日功烈今閣下本無督將徵兵之任而忽自
感拔捐金忘軀小生以為此已可令醉夢人一二分清

醒何者彼日迷迷混混于賊之必不可動而忽見此舉必駭然曰是無王事者而自取勞苦得無賊有可動之機乎愚謂此一二分者可乘不可錯難得而易失小生聞近而不言為譎遠而不言為怨叩頭叩頭進一切實近裏之論願閣下垂聽蓋今第一務在用人納言萬不可但高大龍門身在曲房不知外有奇士一人挾策或疑曰此無名者也此未有縉紳先生言于我也此人已在千里之外矣蓋丈夫君子進大人之門其意願在

所不樂吾急如師友而迎禮之彼猶自格格况必先之以門館再之以高簡終之以傲慢大人之門如圍圍望而畏矣李元禮使君在太平時可若天下紛紛孔北海胸中且不得不有平原令又取不可者名為招募其實混閥高拱不識一夫耳目手足隨僕隸親友為弊以金入水一動而蹙此最險事為閣下計惟幅巾凡裹步行親黨閭伍之間覓父老同少壯者宛轉時事誠詞開導若與商其可否待其嘆息扼腕然後徐徐及乎

君父從來國家多故。必主上非酷虐。則愚淫猶有以祖宗厚澤及人心。民不思亂。不致覆亡。况今聖德彰。如彼欲歎。細談未有。不过夫乃慷慨奮言。李賊狡惡。放肆明欺我朝。無忠義之民。驚逼皇陵。酷殺老少。絲絲滔天之惡。使人髮斷。古來未有。莫據寸地。即僭服號。而不一朝敗裂者。立功殺賊。固非異人。我曹空處歲月。奈何不刻目前。驅挫其叛鋒。斬其渠元。自古一軍之氣。可奪萬夫。且今兵械如組。糧給如池。一鼓而赴。掃關中。晉陽三

百十一城。封萬戶侯。取金印斗大。汝曹當亦知其甚易耳。既雪仇恥。又獲不世功人。非草木奈何。而不感憤激。發願隨將軍也。此所謂既動以義。又歆以利。後椎牛大饗。閣下親執盞。以酒酹地。泣誓皇天。血淚橫披。如不可忍。俾此忠徒。莫能仰視。又人人醉醉。勉其同澤。厚其手足。各自叫擊。千口一去。道路掩目。無不嗟嘆。去者如榮留者黯色。又終始其家室。女婦。穉子。亦願荷戟。見人心大定。激氣罩城。則即刻駕艦艘。選車徒。乘其奇銳。策

身附小計
盟壇進一大聲。高。清。之。士。拱。執。盟。文。抑。揚。宣。讀。三。軍。奉。
動。隨。卽。登。舟。揚。帆。竟。發。兼。道。疾。馳。萬。勿。逢。州。纜。繫。過。邑。
徘徊若有所待。沮人前氣。其或逢塗遇各路義兵。繞舟
爭上者。閣下覲其統領。註名冊簿。一一撫馭。人人歸
勞。不可疑彼新至。慮彼不誠。一如已部。使心如結。但行
時。必各攝所部。各歸其幫。尤最要者。不可深居高舟。使
將士不得望見。顏色同部卒之艇。開氣達之。隱坐而四
望。日解軍書。時比符籍。將士瞻仰。人無玩心。軍過大江。

威容尤必極正。蓋南都鳳泗荆淮九江之兵。四會于此。
觀我兵形勢中流。擊楫慷慨。船頭三軍。肅擁貌顏。鼓勵。
一以當百。使彼各部人人。惴恐面面。羞澀聲威。一振噪。
動萬里。其或遇負固之總帥。見橫逆之王臣。單騎往軍。
示以利害。開誠置腹。權附入援。其或有逗留觀望之師。
縱部殺掠之鎮。先兵問罪。斬魁以警。兵到臨清。一帶如。
已遇賊。而本無大兵。原駐卽日。鼓軍痛殲。一陣破彼鬼。
膽。驚彼寃夢。旣抵大兵雲會之所。先固寨柵。然後營上。

拜晤文臣則威神遇之激以天地大倫清史大節武臣則極意謙禮肝膽相付有如手足洽浹肌骨懽然同事蓋武臣之心一往果直最易感奮至天下援師應故事者多實勤王者少閣下既以天下所宗統兵到北必轟然傳駭千軍皆驚以爲創舉各爭覘同視彼泄泄沓沓之夫接談諮諏必一字一血辭氣飛激若天地昏黑不可須刻出入酬應憔悴慘怛此非矯作上勵諸道將帥下示千乘萬騎一人赤心人人壯胆如從容得陞見

天子則萬不可一言時弊但稽首嗚咽流涕引罪萬死如京師壘卵方在陸梁則大鼓奇兵出其不測當此之時奇謀異策行机處變舞軍躍卒則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事在閣下非小生之所能預疏矣董仲舒曰君侯深觀往事先思本仁義至誠小生儒者無他智巧今此皆至誠之說期閣下誠心任事無往不可小生上觀古烈下撫時事終宵披衣毒恨入髓旣困秀才又無大力徒傷當食但心刀割前拜教受翁張年伯老師之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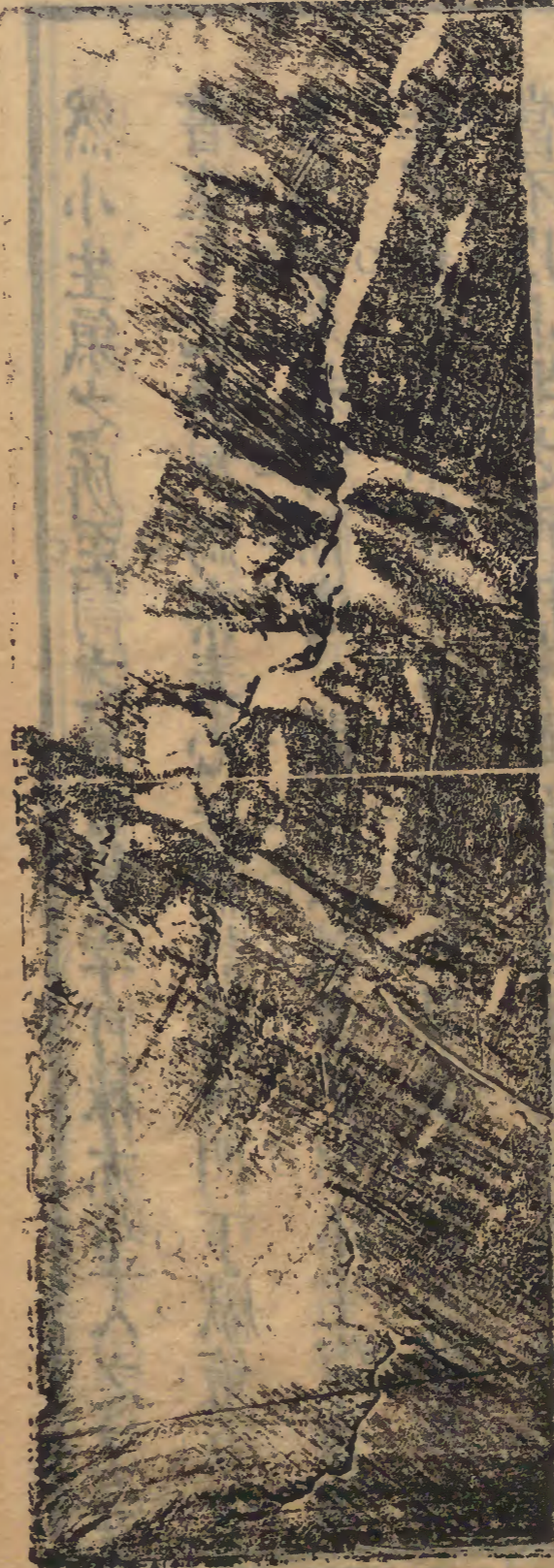
許其卓越。勉以大節。竊自奮勵。嘗懼蹉跌。幸遇閣下。慷慨偉業。建鼓赴難。又恭賀翰撰。金公萬里長城。朝野鼎柱。同心協力。李郭再世。蘊隆之沈。猶不粗搃。左右一朝溝壑。草木儒冠。西望長安。何以爲慰。同研一友。其切憤烈。酒酣耳熱。怒氣充憤。提筆草檄。本欲以區區述作。上干宗鉅。時非平治。馬上爲先。敬卽以擬代檄。章二通。馳獻記室。抒發大義。未嘗雕飾。舞文引古。遮拙大約。都望閣下。實心實爲。耳孔璋荷令。閣下國車斗。

然小生氣之所至。詞之所克。隻字可採。亦望入之。江海書生于此。良風馬奈。素心迂濶。計此時門下。獻策力者。有負功名者。有而進。閣下以誠者。必少。小生寧負頑任之罪。不得不贅一言。閣下如果欲一言之禪者。則當不以小生之頑。狂未面而麾之。不爾。則非小生之所知。叩頭死罪。

有詩贊曰

名○成○狂○簡○斐○而○然○高○義○能○齊○魯○仲○連○勇○發○素○書○賢○十○部

身○謂○言
立○志○飛○機○勝○三○千○金○觴○屢○酌○雕○龍○彥○玉○管○隨○書○倚○馬○篇
諸○賢○老○臣○心○已○折○勤○王○未○議○讓○登○先



第九回

愚百姓怕死迎偽官

舊閣部用計復德州

居延城外獵天驕。一點渝塵九土搖。可使禦戎無上策。所嗟流品悞清朝。幾時睿算殲張角。有處愚民載隗囂。見說聖君能側席。漢家將待霍嫖姚。

集唐

偶在○五州道入見其書曰○有此才而不登科第○試官之不明也○顧謂友人曰○難矣哉○文章之與經濟○不能兼而脩之○一人也○聞此兄匡社名士○今觀此書長篇濶論○具見留心

世道但多牢騷不平之感想亦用世之念太濃故豪華英
銳之氣不覺溢于言表耳今既以書來惠問老夫安可無
回書以荅之遂命家僮取筆硯亦草一書封付家人去訖
家人領了回書到家遞上仲震仲震拆而觀之曰

通家侍生金謙益頓首拜上

大參謀仲震老先生幕府不佞與先生平昔雖無面今
日有神交矣且四海之內皆兄弟三輔之郡同襟帶乎
茲因國璽于流寇者十有餘年積非一日豈為今一

朝之患哉敢因先生借箸而詳述之寇賊始以秦邊潰
卒糾合飢民後積漸渡河汾盤豫楚中都奄入乃復鴟
張獸竄依山為窟闖巴蜀屠襄維中原千里盪為丘墟
諸臣養賊自重遂使滋蔓日深且衆而逋誅亡命之徒
又竄入同為馳掠鄉導即東虜亦伺寇黨以內訂當局
益紛亂傍徨應接不暇債帥以尺籍為外府壘鑿以蝟
縮為秘傳石馬象人徒解揚旗而呼庚癸銅山金穴只
輸賄賂以媚要津居恒為燕雀之處堂有急為八公之

風鶴故盱衡時事者畧疏陳一二于

先帝命辦寇元臣展殲寇寬限籌覺寇勇兵加勦寇新餉
俾爾樞輔為裴中立平淮蔡之役乃致迅捷愆期襄維
淪限繼之老愈齷齪無為規畫未聞收斂屢見舊樞出
縲綆而赴義悍帥擁旄鉞而坐觀至汴梁圍困而捧尚
方握重兵者逡巡不敢通其餒寇賊愈肆無忌復趨舒
霍鳳泗鍾阜赤虢之震驚今歲三月文陷晉陽攻榆林
破宣府殺撫臣旋入居庸震 陵寢指金闕以長鍛向

王城而蹶張勤王曾不解其盍吮而將相皆屈體于六
羊矣。

先帝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載下車以黜喪拚桐棺而
藁葬黍離清廟麥秀空廬不佞憤傷號痛愧不能灰身
以謝天下尚竄在草野以苟活思望天下有忠臣義士
能興復仇之師以滅大憝而報國恩者奈人皆習于偷
安竟無能以仇虜為念如 幕下所云百姓男女有如
醉夢與之言殺賊勦寇茫然不知何語戴進賢冠橫黃

金帶所勅所職。身外之物。益不復記憶。與之言殺賊勦
寇。亦嚳嚳然。呆目張口。如啞夫之。以口含口。欲言而暗
暗。不能發也。可為死肖。又如幕下云。諸臣有覲顏一室。
耽說杞憂。期趨身定。與為奇勲。備員佐人。命為大望。希
誇江左。夷吾。妾比東山安石。欲以今日之事。為榮祿。
先帝之死。為功名。斯言可為熱中痛切時弊矣。不佞因思
接緯尚恤宗周。可以人無忠義。遂不度德量力。思毀家
殉國。抒難急公。猶冀內外有勤王之師。與我同心戮力。

奉辭伐叛。露檄以告于四方。幸有同院翰長金先生節
義文章。表表人目。同予奮志倡義。此真能誠于禮義之
勇。而幕下拈一誠字。相勉足為喜尚。但媿樗材不稱。不
能大造中興。然巡遠之死。未敢必乎。唐室之再興。李姜
之死。未敢料乎。宋室之不復也。忠臣為國。惟盡此心。而
已。成敗利鈍。雖諸葛武侯亦不能計也。幕下文復以王
導望人臣。言何容易。東晉之興。王導之功。居多。擅美江
左。彪炳史冊。無論功名難並。即其輔相三世。倉無儲穀。

衣不重帛。簡素寡欲。孰有及哉。而今

聖上遠過瑯琊王。輔弼諸臣亦不讓茂弘諸君子。惟其志復神州。爲洒新亭之淚。則不佞所願竊比者也。又諭效温嶠畢力赴難。仗義討賊。移告征鎮。洒泣登舟。固吾素心。然當時幸有王導在朝。密令張闔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而會稽王舒使庾冰將兵西渡浙江。吳興太守盧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象等皆應之。更有婦人女子如盧潭母亦欲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

費。今光岳氣分。士無全節。而士大夫每多巾幗氣。安能如潭母之女。中丈夫哉。復得郗鑒帥衆渡江。陶侃分餉佐軍。始能石頭序績。今秉樞無運幄之籌。督撫難駕馭之策。各將帥自期樹功建業。未必聽其徵調。各郡邑額餉供億。未必同舟共濟。欲其戰守具足。呼應必靈。未知可得否。其輕車突騎。火器樓船。勁弩長鎗。堅甲利刃。材官騶御。又當議備者。而衆軍之給衣給糈。安家途犒。與夫隊伍長營壘法屯牧所。更有意外隄防。或衆遊縱軍

剽剝脫巾露刃等事此又責在專閫之帥更望秉鉞之
才也。今天下不可以一人運必恃有羣力之多助人才
不可以議論求必將有實見之事功側聞尊甫先生
內膺司馬裕羽翼之才外鎮粵臺藉爪牙之器趨庭教
子盡為玉樹芝蘭內舉得人能抒學問經濟幕下青年
育秀于上庠服聞庭訓得其要領有如謝家阿玄可受
大事者不佞願具玄纁蒲輔聘幕下以作師中之長子
衍經綸之大才樹忠義之奇畫如素輿葛巾白衣山人

佐興漢唐之業銘鐘鼎而勒旂常豈非千古之大丈夫
哉。幸勿曰吾固如琴張輩之所謂狂者其志嚶嚶然而
行不掩焉者也。雖然天下固有空言當實事匹夫可以
懾王公但問名義之是非不爭勢力之強弱而天下之
叛逆姦雄亦有不畏甲兵百萬而畏匹夫片言後世亦
孤傳匹夫之言而不重權力之事若魯仲連聊城一書
使秦氣奪而弗帝今幕下兩檄與哭降文可以歆動人
心寒闖賊并降奴之膽並魯仲連垂不朽矣嗚呼尹遂

昌曰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興亡。與天地相爲流通。自古叛臣賊子。敢犯闕庭。逼乘輿而危害之者。非惟得罪于中國。亦且違逆天帝矣。天醜其行。必假手真人。應運而起。屠其族。戮其屍。然其巢穴。絕其子孫。天道昭昭。報施不爽。君其俟之。君觀晉史。如劉裕。石勒。兩人爲篡晉英雄。天使異姓奪祿嗣。而忌殺劉氏諸子。十五六人而早絕。石閔殺石虎三十八孫。盡滅石氏。嗚呼。可爲殷鑒矣。不佞因先生賜書。遂感慨泣數行下。爲鏤荆筆。

以銘心當面焉。伏惟先生惠然肯來。有以教我。而左提右挈。則謙益不勝骨而肉矣。臨楮曷勝感激顛望之至。仲震覽畢。不覺拍案大呼曰。知我者。牧老乎。然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遇哉。遂收其書。秘之笥中。外人罕有見者。再說北直一路。各府州縣。俱有新選僞官。來到任。暴虐地方百姓。奉承過往賊兵。其僞官初至。止一二人。跟隨。破巾敝衣。絕不成觀。卽有撥兵跟來者。亦皆疲弱不堪。拒殺極易。而各處誤信不擾。僞官一到。地方官先讓出衙。

門聽其到任。無恥鄉紳。預先歛銀。往前迎接。百姓亦安意。順從。自謂無事矣。不知偽官初到任。尚與地方官。杯酌往來。交取冊籍。一兩日後。地方官肯降者。羈縻聽候。願去者。止許單身脫走。其妻子宦囊。悉烏有矣。凡鄉官士夫。按名拏到。盡置獄中。招干拷萬。卽有乞哀者。反爲所笑侮。仍行虐拷。或遁入窮山空谷者。株連親戚。搜索不獲。不止。孝廉與庠生。按籍喚考。數百之中。考取不過數人。卽押送闕賊處。補官。其不取者。卽革退。有家者。與富戶。一同剝取。無家

者。與貧民一體力役。富戶先有開報之單。據云。十取其三。其實家千金者。必開萬餘。家萬金者。必開數十萬。傾家所有。不滿其數者。立限追比。性命與身家同盡。貧下之家。又有力役之苦。婦人專用拆城。至期不完者。卽斬首。男子養馬運水挑載興造。無一得免。偽官初來。多不過四五人。旬日之後。陸續而來。亦不過百人。百姓俯首聽其戮辱。凡有違逆。卽聲言大兵將到。滿城皆屠。百姓愈惶惶不安。四月二十日。闖將董學禮。領兵三千。過德州。恣行殺掠。其偽知

州亦是新任書生賊兵過勒索婦女供應偽官拘娼婦給
之不足繼以窠婦騷擾不堪如稍遲賊兵以刀背亂打偽
官偽官苦不可言哭泣不已衆問做甚麼哭偽官曰我非
在此做官分明替李家做忘八耳衙役私笑曰不是忘八
怎麼做李家的官其婦女美者携去醜惡者棄下仍命本
官留以待後來者偽官果依其命凡拘來婦女俱養在官
舍以待賊兵

賊兵同行三人搶得一老婦人年已五十外矣一賊拖之

上馬一賊持扇搨之婦人曰我老人家你拏我去做甚麼
賊兵曰總是不要你養兒子不過要你鬆一腰兒罷了一
賊牽馬二賊欣欣然擁之而去
良鄉易爲昇妻汪氏色好賊得之欲與淫汪不從罵之賊
斷其一指愈益罵賊怒竟斷其首汪一兒纔數月婢陳氏
抱之逃遇賊被擄兒對賊笑賊喜命賊婦子之婢夜俟賊
出向婦哭請汪氏止此一子乞憐而釋歸賊婦哀之乃與
兒錢物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婢祝曰兒卽有命幸母啼

見果不啼賊回索見不得至明竟去婢竟以見歸見名天
祐今現在

涿州諸生某者素無恥賊至着藍衫立道傍揖賊而謊之
曰生員某家貧常求死不得今幸大王來願賜一死賊憐
之與之金賊去後隊來某復仍前計後隊賊大笑曰若求
他因難求死則甚易吾且從若願遂揮刀斫之某竟死
固安尹熙華婦遇賊被擄欲淫之婦前指一池給謂賊曰
吾夫金錢財帛藏此池中子幸與我往同取取出與子歡

弗晚也賊利其物不疑隨婦而
至深處乃俱欲退婦抱
賊往後一跌二人直滾池底浮
數次婦人終不放手即
並沒于水

賊得一富家僕將殺之僕曰大工一殺我無益吾主翁家財
累萬今匿某所大王幸赦我我且引大王執主翁執主翁
則財貨可盡得也賊曰若為人僕而賣其主不義遂斫其
首去

北山樵夫董福兒者父遇賊被害福兒憤甚思報仇害父

賊已去。後隊來。福兒向之遇十八騎。十八騎者走且疲。下馬飲山上。福兒招其同類數十人。告以報仇。故同類懼。弗敢前。福兒曰。我自殺賊。弗累爾。第發喊。壯我氣。我棄命奔賊。賊必敗。賊敗。爾乃其前。搏金錢。驟馬皆爾。有我。但欲得賊首。報父仇。衆許諾。共為大呼。福兒持擔柴具。疾奔而上。賊易之。飲如故。衆三呼。福曰。已至賊前。一賊持鎗來敵。勢甚猛。福兒奮力擊死。衆見賊死。因各持棍棒上。賊共起迎擊。福兒又手斃一人。其餘賊駭皇亂。交衆圍。

繞殺十二人。其三人者上馬馳道。盜馬行緩。福兒追至賊。遙謂福兒。爾我無仇。何苦而追我。福兒曰。若等殺我父。我且欲盡殺若等。報父仇。賊曰。殺爾父者。或前隊。非我也。前隊殺爾父。爾奈何仇我。請以財物贈爾。爾幸寬之。福兒不許。給謂曰。必欲得爾馬。賊信下馬。福兒持鎗逼前。又斃一人。二賊跪地求免。終不許。輒復隨手刺死。所得金錢。驟馬。盡與同類。已獨持十八人首。祭其父。焉。福兒後為百長。大。冒平諸生。曾之教。有子四。並已五人。同被擄。賊將殺之。教。

有子四。並已五人。同被擄。賊將殺之。教其兩子。悲號請代。彼兩子者。默不言。賊曰。若父且死。而若兩人。獨默不言。不孝子也。遂殺不孝子。而釋請代者。並釋其父。父子三人。俱得歸。

武清縣。拆衣舖。宣箸。有子二人。俱在庠。素性極其慳吝。專喜奉承。鄉宦。偶鄉民買衣一件。交易已成。止差低銀三分。宣欺鄉民愚。喘口氣甚不乾淨。適偽官正過。傍一賊兵。不忿。扯宣稟。偽官偽官問左右。宜某家。貴何如。衆衙役。惡其

平日尅剝。皆曰巨富。偽官喝令重責三十板。送大監。要銀一千兩。修造城門。其子知父鄙吝。致不測。乃盜父所藏。如數完納。偽官回。噴作喜。卽令給宣箸冠帶。送匾額。以榮之。宣歸。喜極。着冠帶。令子媳家人來見。越二日。見所藏失。去。遂氣死。

今之自北回南者。皆知京中。遇變之大畧。不知民間。遭亂之細微。以上數條。皆年來各郡實事故。并錄之。以廣見聞。德州偽防禦使。偽州牧。奉行闖賊政令。拷索百姓商賈。搜



捉民間婦女卽鄉紳孝廉。俱不免。限追前閣部謝陞。號青墩
賍銀十萬自贖。謝公憤賊逆亂。久欲勤王。勦賊。今見偽官
暴虐如此。前志愈堅。乃與千戶賈飛商議。設言欲以萬金
僱偽官試賈口氣。賈曰。公不商及于飛。飛亦無從效力。既
問飛。飛不敢不剖衷。盡言。吾聞賊首皆虎豹之心。豺狼之
性。淫虐異嘗。貪婪無已。誰不知公擁厚賞。今日限追十萬。
若以十萬獻之。則異日他賊又索公十萬矣。以有限之資。
而欲飽無厭之欲。誠計之最下者也。公卽欲以萬金行賄

偽官。偽官安然受之。且彼偽官。倏忽更換。公之禍。豈遂免
乎。此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謝曰。然則若何。賈曰。
飛聞南都已立。

天子萬民歡悅。賊寇雖亂。天命未改。且我百姓見賊兵貪
淫過甚。心甚厭之。人心卽天心也。若能乘此機會。捐貲下
士。糾衆先除偽官。多製火藥器械。招募四方豪傑。令各處
團練鄉兵。收回敗殘兵卒。編入行伍。招徠逃叛官員。返邪
歸正。修書達淮。撫借漕糧。以給兵民。不惟公身家可保。卽

東南半壁生靈皆賴以安舉此滅寇立功河難之有謝曰
吾聞闖賊以數十萬眾橫行中原斬潼關據秦晉屠寧武
陷京師所到之處無不披靡前閣部李建泰奉敕命鎮守
保定賜尚方劔總督七省兵馬何等權勢尚不敢與賊抗
衡公今所言何若是之易歟賈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兵
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賊之得以橫行者皆因彼處富
家宦室不肯團練鄉兵你推我阻臨時悞事比反城破滿
窖金銀俱為賊有妻妾子女不能免禍那班少年秀才又

沒見識平昔不肯讀書一心只想要做偽官希圖剋剝小
民以取富貴是以到處即開門納款耳李閣部以臨危受
命將士俱未識面臨時招募之兵悉皆烏合之眾其中奸
細頗多安能成事况賊中李熾原是儒流出身又教闖賊
行假仁假義收羅人心前所傳偽示皆嚴之手筆百姓信
其偽示是以望風倒戈今賊在京城慘虐人所共知偽示
已不足信矣今賊眾俱各餓飽囊有金珠伴有婦女有生
樂之心無死鬪之氣賊雖眾不足慮也謝曰以四海之

大天下之衆。經畧之嚴。不能制一小醜。其故何也。想在兵不強。將不勇乎。賈曰。不然。兵非不強。將非不勇。所少者謀士耳。譬如捕獸者。犬發。縱指示者。人也不得其人。犬何能乎。今之經畧。皆書生耳。所重只是文字。非不尋一二軍師。然都是尋章摘句。調口弄筆之士。只好伴食幫閒。飲酒食肉。代筆撮空。何能謀及軍國大事。間有一二執事。欲矯其弊。不過多收幾名勇夫。授以家丁健步之職。爲護身奴才。竟未有一謙躬下士。延攬英雄者。蓋智謀之士。祿非所干。

位非所急。胸藏大志。腹隱良謀。有戰必勝。攻必取之。策定大亂。挽江河之能。抱道自高。不求聞達。遇知己而起。則鞠躬盡瘁。誓死靡他。此人一得。驅市人可撻。勁敵矧將士之衆。兵甲之利。何一小醜之難平耶。謝又曰。德州爲南北咽喉。上下必繇之路。倘賊欲下江東。大兵來攻城。奈何。賈曰。今城中須脩糧草。火器。逐日操演。壯丁賊至。勿與交鋒。誓衆死守。吳將軍聞賊至此。必從後追來。俟各路鄉兵齊集。那時堅城在前。大敵在後。賊衆糧草不繼。野無所掠。可一

戰而盡擒矣然後奉

天子之命徵江東之豪傑統燕趙之貔貅聲罪討逆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謝不覺大喜起而謝曰僕聞公之言如醉
初醒夢初覺雖愚不敏願聽公之教于是與沈結爲八拜
之交言聽計從卽捐金十萬聽飛布置飛乃約昔日一班
豪傑說以忠孝大義在此一舉又恐走漏消息乃託言大
兵不時過此恐附近山野頑民乘機竊發搶掠害民借互
相扞禦之名以團練鄉兵僞官以爲地方之事理當如此

遂不疑其他次日謝公乃告同鄉盧公世灌

原巡漕御史極贊

賈小岳

飛字小岳

智勇兼備雖古之名將亦不過是不意吾鄉

有此異人使

先帝昔日知此人待以淮陰之事業何患寇虜之難平也
時盧公正欲起義滅賊方慮同志難得聞謝公之言大喜
乃造賈宅請教小岳曰邇來賊騎長驅非我城池不堅兵
將不勇何以有險不守有兵不戰開門揖盜賣降恐後夫
一成一旅可以興夏二城不下可以復齊奈何一經屈折

便○草○木○皆○兵○咸○思○望○風○遠○遁○此○何○故○也○賈○曰○守○土○之○臣○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今○賊○未○來○則○先○逃○賊○既○退○又○復○往○居○恒○則○圖○僥○倖○過○日○臨○難○則○思○因○人○成○事○甚○則○倉○皇○而○走○仍○然○捆○載○而○歸○道○府○州○縣○互○相○彌○縫○沿○習○成○風○恬○不○知○恥○其○弊○在○此○盧○曰○昔

先○帝○採○言○不○廢○蕘○蕘○任○人○輒○委○心○腹○求○人○可○謂○急○矣○如○公○等○豐○城○之○劍○雒○浦○之○珠○竟○埋○沒○不○售○滿○朝○文○武○俱○不○能○畫○一○策○建○一○功○果○何○說○歟○賈○曰○今○日○用○人○之○病○全○在○重○科○目

循○資○格○耳○門○戶○情○面○之○壘○交○結○不○破○則○依○附○有○神○梯○苞○苴○資○格○之○局○到○底○不○除○則○貧○賤○無○出○路○今○日○在○朝○在○籍○稱○高○爵○厚○祿○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而○無○一○人○濟○于○用○者○可○謂○資○格○有○人○乎○今○日○東○南○一○壁○著○書○屬○文○占○巍○科○稱○天○下○名○士○者○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而○無○一○人○濟○于○用○者○可○謂○科○目○有○人○乎○必○如○國○初○三○途○並○用○不○拘○資○格○山○林○隱○逸○之○士○始○得○崛○起○以○助○中○興○盧○曰○先○帝○因○兵○亂○而○增○餉○餉○非○已○私○也○何○以○餉○日○加○而○用○不○足

則加派何時而已。賈曰：餉不核舊，而務撮新，奸胥之腹數而不吐，貪吏之橐結而不開，民已透輸，官仍全欠，又何怪乎餉之不足用乎？盧曰：已往之事不可復究，語云：急則治其標，願聞目前禍亂之尤甚者。賈曰：邇來朝廷之上公道胥忘，良心盡泯，門戶盛而動成犄角，黃金貴而士鮮賢良。昔我

太祖立法以八股課文，以策論較武。左武右文，法綦善矣。而無奈日久弊生，文試止重與，援武試但攻刀石，銅臭得志。

而滅裂英雄，徒勇橫金而志惟狗鼠，文之視武如犬馬。武之恨文猶寇仇，同室之鬪。于今爲烈，朝廷之所賞者在得民心，邊腹之所恃者在得兵力，民之避官甚如虎，兵之掠民倍于賊，民心日離，兵志日驕，兵玩旣久，粹嚴之則激而爲亂，執迫已極，驟賚之則莫識爲恩，况加以新募之兵，真心未附，調集之卒，客氣未降，賞罰之明，罕聞人地之形，未扼庚癸，有呼決策無主，此皆禍亂之大略也。然而尚有可爲者，江南之人心猶知畏官法，而不敢亂，山澤之豪傑盡

知有吐握求賢之史相國。輔助寬明仁厚之

聖天子。爭思景從以戡亂。惟是首惑民心。爭先兆亂者東

南之鄉紳豪右也。平日享

皇上高爵厚祿。今聞

主上如此慘變。不思破產捐軀以圖報復。而且徙妻孥于

深谷。窖金寶于幽巖。使遊食者倡亂。眼熱者喜亂。無賴者

鼓亂。樂業者畏亂。驚惶者避亂。莫此為甚也。盧曰。今人人

皆思太平。不知太平何以再觀。沈曰。今日商盤再奠。漢鼎

重光。必在誠深求。大創一番別忠逆。以勵廉恥。一兵將以

肅軍容。誅貪墨。以甦民命。嚴稽核。以清課額。更鼓鑄之令

以足金錢。通南北之脈。以招豪傑。如此而賊不平。亂不弭

吾不信也。盧公喜甚。遂與小岳成莫逆交。誓同滅賊。共獎

王室。

贊謝閣部詩曰

宗周不競。墮王風光。輔惟君只。盡忠偽命。諭降期。斬使

宏謨。伐叛肯摧鋒。高名安接謝枋得。大義應齊家鉉翁。

運闡中興若天啓再瞻玉軫軼夔龍。

贊賈千戶詩曰

虎賁中郎竝上卿胸藏十萬善談兵廟資勝畧因多奠
壇拜早軍衆盡驚仗義自能誅暴寇勤王還復保孤城
羨君間氣鍾靈岳奎耀徽垣應列

第十回

黎巡撫協力勦偽黨 吳平西孤忠受上爵

十萬妖氛竟剪除。仙班重整錦袍舒。蒼生鼓腹承明
主。上相扶王定璽書。西北自能還昨土。東南今復盛
簪裾。誰知一旅能旋凱。萬古雄圖奠石渠。

二十六日謝青墩見偽官俱有賊兵百名隨身欲擒偽官
恐賊兵變亂貽害地方乃與盧公商議盧曰二十八日是
瘟司生日令百姓于城外演戲祈福賊兵若出城看戲大

事就矣。謝公曰：然至期，令人於城外搭臺演戲。盧公于戲臺兩邊搭高棚，出宅中女樂十數人，在東棚上歌舞奏樂。謝公亦令婦女婢妾俱上西棚看戲。衆見謝盧兩家女眷在棚滿城都開，然而出賊兵果然都去看戲。至未時，一聲砲响，四門緊閉。謝盧二公領衆縛殺防禦使州牧等，并衆賊首共十八人，懸首級于城頭，出示有能擒斬賊兵一名者，賞銀十兩，衣甲一副。城外賊兵聞變，盡四散逃去。至晚開門，放百姓入城。謝與盧祭賽神明，申大義，明賞罰，衆百

姓鄉兵俱聽盧公約束，各戴孝巾，搖旗納喊，奮然爲國。家報仇，各鄉村鎮俱有鄉兵接應。次日行文各鎮，揚兵于教場演武，約有三萬餘人。凡過往賊兵皆潛迹而去。謝公令宗族家人盡數編入鄉兵隊伍，日日與盧御史賈小岳等操練兵卒，談論天下時事。城上豎大旗二面，一寫大明中興，一寫募義勤王。遠近軍民皆喜。無錫王孫蕙前在京考選，見賊兵入城，即獻賀表中一聯云：燕北旣歸，宏拱山河而受錄；江南一下，當羅子文以承

恩。宋企郊大加稱賞。薦于闕賊。言此表與周弘文詔書。可為新朝雙璧。闕賊亦喜其善佞。其同選七人。皆授知縣。孫蕙獨超擢長蘆鹽運使。偽帥郭將軍送高馬二疋。牛丞相以下。皆置酒餞行。領憑佩印。發起馬牌。以愛妾包氏寄于他友。寓中時。南中人欲歸者。慮道路阻梗。咸願附之。同歸。孫蕙辭曰。新天子耳目甚廣。謂我挾帶南行人。必致嚴詰。大不便。亟去。毋貽二十九日。發都門簡箚中錦袍。忽失去。因從馬太史之僕。許姓者借之。許不肯。強而後可。于是表

金絛乘輿張蓋。儀仗中有欽命督鹽旗二面。鼓吹前導。乘傳所過州縣。送迎惟謹。至滄州。郭將軍所贈馬為土賊奪去。孫蕙令持名帖追討。滄州偽將官前來簡驗。孫蕙齎觶良久。察有肘後印。勅釋去。至天津。先一日王運同者已至。守者謂同時。遽有兩王運使。疑之。孫蕙脫左膊示以印。救亦釋去。至德州。乃阻不可行。未至十里。見城外掛大明中興榜文。營壘相接。驚駭流汗。蓋前此吳將軍大殺闕賊。十餘萬。道路傳流頗異。自北而南者有之。絕無自南而北。

者。孫蕙莽上前奔全弗知覺。至是詢之。乃知謝閣部及盧御史糾其義師。截斬偽官。無得過者。孫蕙始惶怖無策。取督蓋旗碎之。毀憑契。焚偽勅。埋印于地。一切行李悉有封識。欲去其所標官銜年號。奈字皆識粘。倉卒不得除之。陸行之。水孫蕙與羣奴爭以唾磨之。久之。同邑諸人亦至。相與耳語。度賊大勢無所成。歸計始決。聞前途險阻。夜半盡棄行李。獨與一僕行。扮丐子。從間道過德州。自德州至淮。跋涉千里。孫蕙體肥。斃七行。赤日中喘不可耐。羣乞爭褻。

其。亦。不。與。則。飽。老。拳。絕。食。飢。困。顛。連。渡。淮。聞。

新。天。子。龍。飛。舊。都。且。憂。且。懼。過。江。晤。士。大。夫。自。述。其。潔。身。不。屈。之。狀。甚。正。談。及。邑。中。諸。同。事。輒。反。唇。至。毘。陵。始。知。穢。聲。著。聞。為。里。人。所。唾。棄。沮。喪。而。歸。其。妾。父。包。春。見。孫。蕙。獨。歸。知。女。為。所。棄。登。門。辱。罵。具。呈。訴。于。官。長。事。見。梁。溪。討。逆。揭。

無錫縣具呈人包春呈為率妾倡降割恩媚賊情關父子憤激髮膚懇恩法究斧償事竊忘家忘身者君臣之

大義無反面事仇之經同衾同穴者男女之至情無獻
妾呈身之聖春女包氏及笄待年女負麗姿家遭清苦
禍與逆賊王孫蕙為妾星霜三易恩愛良深憶蕙挈女
入都揮金營選河干分袂骨肉依依時蕙甘言慰勞謂
清華可躡僭糠下堂當以汝女易處處之位此情如昨
刻骨難忘不謂賊氛犯闕人民騷動此正為臣死君
為妾死夫之時也如蕙念
若父之恩奉聖賢之訓捐軀報國殺妾全名彤管垂芳小

星誦烈春感且不朽縱或保戀浮生同歸故國風鬟露
鬢猶然形影相依粉褪香消不負衾裯再整春感且不
朽即忘

先帝之豢養就逆賊之鵠行君臣之位一新嫡妾之觀頤
改身膺偽職婢作夫人白首榮途齊眉異域春亦感不
朽乃忠愛之心既死廉恥之道盡亡獨當城陷之時首
倡迎降之舉伏闕則隨行青帽垂涎要職而方苦無階
飾妾以異錦紅襪稽首軍門而獨誇有贊賴西伯之一

物運使旋除畏東曾之義旗錦衣復晝嗟乎女氏同出
兮不同歸是人耶還是鬼或尚侍逆闖之中櫛掌珠之
愛逾于故夫即不若孫蕙無情無事則用以快心有急
則借以贖命然因孫蕙為二君之臣致吾女為二夫之
婦春恨一或閨中弱質不耐摧殘為千軍蹂躪而死為
萬里奔馳而死為三餐飢餓而死枯骨誰收孤魂不返
吞恨二或羈囚困頓尚陷戎行效牽驢飼馬之勞任挑
水擔柴之苦晝則百般凌悴夜則次第奸淫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春之恨于是乎不可言矣在女也腸斷故宮
徒酒王嬙之淚在蕙也臂纏新印還誇蘇武之歸伏乞
天臺誅其不忠及其不義究生死情繇正抵償法紀風
化幸甚為此

待清居士評

孫蕙媚賊表有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之句其
志惜矣故作者以此命題為薄命紅顏拈出一番泣
訴讀者須知節義恩情自古同條一貫則此篇之激

勸深矣。豈直日嬉笑怒罵而已耶。

癸未進士武愷授淮徐防禦使。方領偽契印。又請加偽勅。命一道出京。聲勢赫奕。府縣皆皇皇迎送。至宿遷。偽將軍董學禮。偽糟儲方允昌。偽督餉白邦正等。皆置酒慶賀。留連數日。借董將賊兵千餘。到處要百姓開門迎接。欲以開疆闢土之功。希得大爵。各府牌票飛傳。兵過之地。騷擾不堪。偽示傳至徐州。有舉人閻爾梅。抗拒不降。為愷所縛。令賊頭目監禁。上本闖賊請令發落。闖以死自誓。作詩一首。

以刺武愷詩曰

死國非輕死。逆輕鴻毛。敢與泰山爭。楚衰未必無三戶。夏復繇來起。一成日月。有時經晦蝕。乾坤何且不皇明。寵新豈是承天者。空自將身買賊名。

愷見之大怒。密囑頭目殺之。闖臨難引頸受刑。顏色不變。時人皆惜之。後愷為淮揚路撫臺。所擒解至南京。凌遲處死。事見後路公疏內。

先是關外巡撫黎玉田。號伯寧。聞京城被陷。即書約吳將軍。

合兵滅賊撥兵一萬以大將領之先隨吳將軍入山海關直薄京城斬獲之功甚衆自引大隊人馬從紫荆關抄入沿路截殺賊兵無算至是與吳兵合爲一處聞賊扎營真定五月初三日黎巡撫催兵前進直抵真定賊營索戰賊憤我兵追殺不已又見衆心離散遂親自督陣與我兵大戰不移時我兵陣斬其僞將三員殺死賊兵一萬七千餘人賊大敗黎兵大勝回營次日闖賊見事勢已壞遂領兵直逼我營大罵要與吳三桂黎玉田決一死戰不許鞭子

助陣吳黎二公大怒卽督衆將交鋒自辰至酉互有殺傷會東風大作黃沙蔽目賊陣旗幟皆倒馬蹶而復起闖賊料難取勝正欲回兵恰好吳將一箭正中闖賊脇下翻身落馬賊兵扛回本營吳公料賊必死竟不追趕遂鳴金收軍同黎公率衆沿路拾取衣甲器械班師回京黎伯寧聞謝青墩兵餉漸足又有盧公協力同心遂別吳將軍回師德州與謝公人馬一併屯扎城外謝公主中軍帳調集各路勤王義兵盧公調遣本地鄉兵黎公仍統關外大兵共

有十萬餘人。分爲十營。賈小岳領衆偵探各路軍情。謝公選將練兵。弔喪問疾。與百姓同甘苦。軍民皆感。自是軍容漸整。威令日嚴。德州城外連營三十里。旌旗蔽日。刁斗相聞。過者無不驚服。謝公寫表申奏。朝廷請發糧餉接應。俟各省兵集議滅寇之策。再表闢賊。是日中箭深入三寸。箭桿拔去。鏃頭入骨。再三鍼出血。流不止。暫居民房敷藥。百姓恨賊入髓。見大隊又至。皆自焚其屋。挈妻子逃竄。當晚忽報前後火起。諸將疑是奸細。皇皇移營。營中喊聲不

絕。闖賊一驚。非小箭。瘡迸裂。血流滿地。昏暈不知人事。大將劉宗敏丞相牛金星私幸。闖必天亾。皆蓄爭立之志。宗敏自恃勇冠諸將。有開國功。遂邀諸將大飲。金星疑其所爲。獨不往。私自念曰。吾欲君臨天下。但本姓屬丑。有許多不便。因改姓爲牟。以告心腹諸將。曰。吾家始祖原姓牟。起自漠北。助元世祖開闢中原。華夷一統。曾有大功于天下。世爵關內侯。與國同休。因大明應運而興。遂順帝于沙漠。吾祖識天意。有歸。遂棄職歸山。以耕樵爲業。恐人知其

姓名乃去。公爲牛亦不忘本之意也。今我輔李氏平定三秦驅馳燕薊功過漢之蕭何富貴逼人當復祖姓爲便諸將皆稱賀金星大宴諸將酒酣謂衆曰人言黃牛背上六頭壓當爲天子今主上箭傷甚重兵權皆歸于我一旦若黃袍加身諸君何患不富貴乎諸將皆曰丞相順天應人衆將惟命是聽牛大喜忽思弘將軍李牟名同已姓且李曦素得軍心甚惡之遂起謀害之念僞軍師與李曦兄弟交最善見闖賊傷重遂說曦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僕聞

十八孩兒當大貴今觀瞎子作爲斷然不是做這事的。昨夜觀天象見王氣旺于中州時不再來機不易遇公何爲碌碌久居人下哉。曦領其意謝宋曰他日大事若成富貴共之戒其毋泄前言。二日後闖賊稍甦忽報河南歸德府鹿邑縣考城縣柘城縣幾處縣令盡被丁寨將誘縛解去南京請功。百姓依舊反了不敢不報。闖賊聞之大驚李曦不知牛丞相妬已請分兵二萬收服河南各郡縣闖未及允牛金星詐曰李將軍肯去甚好。卽傳令箭點兵是晚

關密請金星議曰李贖亦梟雄之姿向以勢窮歸我今得兵而去恐他日得志則難制服矣太師以為何如金星見關疑贖遂乘機對曰河南為三秦門戶晉楚屏藩古來帝王建都之地且屬李贖故鄉若以大兵與之是縱虎歸山而添之翼矣他日若舉中州之豪傑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則彼此事勢又有不可知者矣斷然不可關賊曰早聞大師面許給兵此何意也金星曰贖有叛心久矣姑應之以安其心耳且贖與主公同姓前聞宋軍師讖語

欣然有自負之意今聞河南反亂軍事未籌不候軍令不薦他將輒請兵自往目中已無主公矣伏見主公偶患箭瘡遂欲借我兵餉脫樊籠而去為爭霸高王之業耳不若趁此除之來日待臣設宴餞行就席上擒之以絕後患何如關賊信其言怒形于色遂命使計而行次日金星請贖兄弟餞行贖兄弟不知是計欣然赴席酒未三巡忽背後壯士走出將贖兄弟即時斬訖關賊見二李已誅心下始安宋軍師聞二李被害心中不忿告宗敏曰將軍知二

李爲丞相所殺乎。劉聞之大驚。宋曰。李將軍兄弟與將軍手足唇齒也。今丞相改姓之始。輒殺大將。異志頗彰。唇亡齒寒。將軍不可不慮。今天下羣雄競起。高材捷足者先得之。將軍獨無意于此乎。宗敏拍案大怒曰。可恨這匹夫。專一咬文嚼字。不肯遵帥府號令。今無寸箭功勞。擅敢殺兩員大將。若不誅此匹夫。安能做得大事。况我本漢高祖七十二代玄孫。卽一旦稱孤道寡。誰曰不宐。當今用武之際。匹夫乃敢擅行殺戮如此。耶懷恨不已。次日闖賊拔營西

去。自是賊中將相各懷異志。軍士皆離心思叛矣。有人知吳將軍吳喜曰。聞闖賊雖勇悍。然未習韜略。不得將士心。不過一貪淫草寇而已。何足慮哉。李巖雖文士。行軍頗有方略。前爲示并毀我。

先帝之語。皆囁之所爲。是以天下知有李公子。今旣死。除我明心腹一大患矣。喻叅謀曰。二李雖誅。大孽未斬。不可遽謂高枕無憂也。况陝西阻山帶河。人馬強盛。一夫當關。萬騎難入。今擄子女金帛居其中。軍民益富庶。可知若不

趁此早滅恐三年生聚三年教訓一旦長驅而下又蹈前車之轍矣可不慮哉吳公曰可恨各府州縣百姓俱望風降賊今我大兵逐賊至此全無糧餉接應各鎮各撫勤王義師無一至者奈何喻曰邇來州縣不得已而降賊者皆墮于逆賊恠姦虛喝人無固志勢如瓦解今聞

聖主中興中原赤子無不唏噓悔悟願殺賊以自效即今大張撻伐鼓行而前收復之功易于反掌萬一曠日持久賊之部署已定堵塞已堅小民解懸之望已冷則事勢之

難百倍于今日夫王業不偏安光復舊物所不再計以愚臆度世務必輯綏齊魯乃可迅舉燕京而九邊始華恢復荆襄即可擴清全豫而西北攸平似應急疏奏請勅督師躬率四鎮渡河而北鼓舞山左義勇傳檄川貴總督于嘗德聯合左鎮尅日興師先收荆襄次恢宛洛即統勁旅直逼潼關仍請旨勅川撫以偏師從棧道出密檄沿邊甘肅寧夏等鎮協力潛軍以搗其後則秦賊殲滅靡遺矣一匡之纘具在月中願元帥早圖之吳公曰目今人馬疲困

暫且休兵息民以俟大舉今日與吾同志者賴有兩人史公駐營淮上食不甘味罔不煖席每聞警報奮不顧身謝公倡義德州招募義勇身先士卒毀家殉國抒難急公此二公者不媿唐之郭汾陽宋之宗忠簡他日若與我共矢滅賊不患不克日成功中興恢復之大業全賴明良喜起將相交歡忠義奮發一舉必克矣其他不足慮也喻察謀聞言大悅吳公卽同衆進京哭奠先帝又哭祭其父然後安撫百姓察究降賊官員太監等

誅殺四十餘人囚禁二十餘人其餘降官家小并太監逃兵百姓等約有數千俱逃竄南奔至德州被謝盧二公率領鄉兵斬殺甚衆吳公遣官賚表至南京奏捷史閣部請旨調四鎮大總兵各守封疆迎勦李賊劉良佐駐師泗州劉澤清駐師淮安黃得功駐師儀真高杰駐師徐州各聽史閣部節制瓜揚百姓始安商賈復通史公移文宿遷曉諭賊將董學禮約在新秋打杖董賊將素聞史公威名見文書忽至頗有惧色衆賊兵傳說史爺命大兵不日將

到。俱勸賊將西歸。董賊度大勢難支。遂大掠百姓財物。引
衆西遁。山東北直地方皆平。

淮安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路振飛。奏爲塘報大捷。擒
解僞官。以救徐方。倒懸事。臣接塘報抄傳。僞示闖逆設
僞官徐淮防禦使武愨。率領賊黨前赴徐州。到任。臣聞
之不勝惶駭。察武愨係陝西人。中癸未進士。明朝甲榜。
敢于從賊如此。遂與按臣王燮。淮海兵備范珂。珂監紀
郎中高岐鳳。同謀預定。設奇制勝之策。并令淮安知府

周光夏。措餉接濟。以資飽騰。差調標官多員。并約合徐
營官兵各領親丁。密授方略。微服潛行。暗給賞勸秘符。
陰聯徐地義勇。以待一鼓而動。五月十九日。遣行去後。
今據徐道標營中軍卓聖。劉秉忠等。擒解僞官徐淮防
禦使武愨。先發僞牌到徐。着文武各官。迎接到任。徐民
皇皇正在無措。先我撫院明示。有能擒殺僞官一員。賞
銀二千兩。官以遊擊將軍。人心鼓舞。又蒙標下中軍趙
彪。張雲冲。徐人杰。傅文亮。王啓。周逢豫等。得授撫按二

院之令。一面隨路伏兵。一面設計誘賊。乃有土寇程繼孔。放歸爲賊內應。率黨保獲。又有倨宿遷。僞制將軍董學禮。發馬步精賊千餘。導送前驅。僞官武愨。已到李家庄之西。僅四十里。職等探去。隨與徐屬同知鄭之俊。面議。今生員吳汝珠。王太生等。帶馬兵軍。分布攻圍。見城郭鄉村各處。僞示遍貼。職等憤恨填胸。拚命擒殺。恐彼衆我寡。又約徐州指揮王文明等。各帶家丁。先用誘降之計。遂爾一齊砍殺。恃戰二十餘里。官兵愈奮。賊勢敗。

潰。刀箭鎗傷及投河死者。不計其數。見斬首級十七顆。活擒僞防禦使武愨一員。并僞印一顆。馬二十六匹。衣甲器械二百三十件。克賞有功。訖謹奏。

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馬士英。奏爲清申大逆之誅。以洩神人之憤。事。縉紳之貪橫無恥。至

先帝末年而已。極結黨行私。招權納賄。以致國事敗壞。禍及宗社。逆賊入都之日。死節者寥寥。降臣者強半。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號正人君子之流。皆稽首賊庭。身

汚偽命如科。臣光時亨力阻。

先帝南遷之議。而身先迎賊。龔鼎孽降賊之後。每見人則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者。其爲科臣時所娶。秦淮娼婦也。他如陳名。夏項煜等。不可枚舉。台省稀糾彈司寇不行法。臣切疑之。而又大逆之尤者。如庶吉士周鍾。勸進未已。上書于賊。勸其早定江南。又差人寄書二封。與其子。一封則言殉節死難。一封則稱賊爲新主。盛誇其英明神武。及恩遇之隆。以搖惑東南。其親友見之不

勝憤恨。立燬其家。昨臣病中。東鎮劉澤清來見。誦其勸表一聯云。比堯舜而多武功。並湯武而無慚德。又聞其過。

先帝梓宮之前。揚揚得意。竟不下馬。微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應秋。周維持。皆爲魏忠賢門下走狗。本犯復爲闖賊忠臣。梟鏡聚于一門。逆案鍾于兩世。按大明律。謀危社稷者。謂之謀反。大逆。宐加赤族之誅。以爲臣民之戒。至其胞弟周銓。尚側衣冠之列。其親堂弟周鏗。

儼然寅清之署。均當連坐。以清逆黨。伏乞大奮乾斷。勅下法司。先將本犯家屬。并周銓。周鏞等。嚴行提問。依律正法。其餘從賊。苟免諸臣。分別宜罪。庶國法伸。而人心儆。于新政不無少補矣。臣職邦政。謹據實糾參。祈聖鑒施行。奉聖旨。北京陷後。凡賊逆多汗。偽命逆惡。滔天。神人共殛。據奏光時亨。龔鼎孳。與陳名。夏項煜等。并其餘從逆。苟免諸臣。科道官逐名嚴覈。公同具本來看。以憑法司宣罪。

原任兵部尚書丁啓睿。爲俘獻。僞官事。臣弟分守歸睢。叅將丁啓光。獲擒。僞知縣。該臣具奏。于六月初四日。奉聖旨覽奏。知道了。丁啓光所擒。僞官。着卽于軍前梟示。欽此。欽遵。卽行文彼處梟示。因本日辰時。隨接臣弟啓光塘報。內稱。五月十八日。據闖營逃回。獸醫張奎明。係商丘縣人。口稱闖賊。于三月十八日。攻北京。賊進北門。至四月十三日。出京。往邊外。招撫吳三桂。至十九日。兩兵相遇。賊被吳兵殺敗。次日。又戰。又敗。闖賊撤兵回京。至

身圖小記
二十七。日午後。進城。分付合城人民。俱各出城逃難。韃子來得勢惡。闖賊二十八日。上殿。叫人平城。二十九日。黎明出京。至蘆溝橋。我兵趕上。大戰一陣。殺死賊兵無算。將金銀子女。盡行奪回。初二日。追至定州。將賊兵殺死一半。賊潰走。我兵日夜追趕。初三日。至定州北十里。清水河。打杖。賊益披靡。止存三分之一。次日起。至真定府。又打杖。闖賊脇下中箭。殺死賊兵無算。賊四潰散。闖賊扛過固關而死。自保定迤南至開河沿路。賊棄盔甲。

蒲地。韃子向回關追勦。吳三桂自居庸關抄出截殺。未知後來端的等情。據此卑職先奉本部院諭帖。令卑職密令歸德府桑開第。計擒偽官。不必興兵。大動聲色。使彼知覺。駭走也。又差官丁時隆。遊擊日維屏等。分頭密守各縣。會定日期。俱于二十六日。一齊擒獲。得歸德偽官河南同知陳膏。并偽條記一顆。商丘偽縣令賈士儁。父子僕三人。并偽契。偽憑。柘城偽縣令郭經邦。鹿邑偽縣令孫澄。定陵縣許承。考城縣范售。夏邑并偽契。卑職

設兵于鄧陽縣以待之。彼正在河北觀望。累次行票。未敢遠來。今將所獲七僞。于本月二十日率領遊擊白維屏統領內丁二百名親押前來獻俘。已到浦口乞轉諭兵部。差官接渡等情。又據該將報稱。拓城僞官郭經邦以途長天暑中熱病身死。亦扛過浦口乞差官驗明。或斬級解驗等情。到臣看得此日僞官與止日大有異焉。前北都無恙人情。猶本之意。今其尊逆渠樂爲彈冠。于是握符據邑。恣肆暴虐。憚其意之所

欲爲而毫無天王故主之痛。此輩之肉誠不食也。幸臣弟密布潛約。一日之內七僞并擒。恢復全郡。竟無遺孽。從來未有快舉如此者。千里押解。繫囚纍七。經過之處。觀者如睹。無不舉手加額頌聖主當陽陰霾自消。今已至江干。仍管押過江正法。使江南之人曉然共見。乃知逆黨漸滅。則想見廓清底定。所關于中興者不小矣。似應戮死江北懸之竿頭者也。伏乞勅下施行。

禮部尚書顧錫疇奏為亟上尊謚事奉

聖旨

大行皇帝上尊謚曰

思宗烈皇帝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又一本追謚事

建文皇帝追上尊謚曰

惠宗讓皇帝

景泰皇帝追上尊謚曰

代宗景皇帝在下方孝孺子孫方樹節承蔭該撫按咨來赴

部聽選

皇上見吳三桂奏捷表文已獲全勝北京已平龍顏大喜。進封三桂薊國公。發餉銀十萬漕米十萬封賞從征將士。欽差總兵陳洪範。賚金銀彩段。用騾子千頭載至北京。欵虜又差太嘗卿左懋第領兵護送。陳左渡江至淮。傳聞虜主已出關。有虜將在北京等接賞勞。洪公不肯出關。虜亦聽之矣。上命禮部察實死難忠臣一體昭卹。建祠贈謚。從職官員令科道會議。做唐制六等。意加重一等。發落。

萬民歡悅自此天下百姓復見太平世界矣。果然是
陌上堯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薰。共歡天音同人意。
萬歲千秋奉

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條陳款

聖旨這所議從逆諸款尚多未協內如爲賊領兵獻策條
陳的明係謀危 社稷卽在庶僚豈可未減督撫總兵
降賊的情罪極重豈可列第二等內四五品京堂及科
道翰林侍從之臣忽受賊僞命爲賊要我並守巡等官
降的豈可止于一絞庶官受僞命其中科道翰林吏兵
等部司官及封疆大吏巡方司道聞變倡逃的罪豈止
于流戍獻女獻婢媾賊及受僞官的罪豈止于一徒

新編勅諭小説

國家維此大變

先帝后飲恨升遐諸臣負恩辱 國如此 朕守

祖宗大法須有定案昭示天下後世以振肅人心表章綱

紀法司當秉公奉法毋枉毋縱稱 朕平允之意這案

例着再確議來看

新編勅諭小説終

